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八年三月

第六十八期

學

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68

March

1929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暫定兩月一期。陽曆一三五七年出六期。誌費連郵費。國內日本每期三角。全年六期二元五角。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北平清華園 郵局轉交

副編輯兼幹事繆鳳林 南京通濟門 半邊街四號

擺倫年像



(一) 一七九五年
時年七歲

(三) 一八一四年
時年二十六歲

(五) 一八一七年
時年二十九歲

(二) 一八〇七年
時年十九歲

(四) 一八一四年
時年二十六歲

(六) 一八一六年
時年二十八歲

Lord Byron
(1788-1824)

一八一五年。即滑鐵盧之戰之年。Munet 繪。



拿破崙像

Napoleon as Emperor in 1815.

學衡第六十八期目錄

民國十八年三月

插畫

擺倫歷年像

參閱本期王孫
哈魯紀遊詩

拿破崙像

參閱本期王孫
哈魯紀遊詩

通論

羅素東西幸福觀念論

傅舉豐譯

羅素未來世界觀

傅舉豐譯

述學

中國文學史綱要卷一

劉永濟

德國大批評
家兼戲劇家

雷興誕生二百年紀念（錄大公報文學副刊）

文苑

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集（Byron's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Canto III）

楊葆昌譯

通

論

原书空白

羅素東西幸福觀念論

傅舉豐譯

英人羅素氏 Bertrand Russ ell 著「懷疑論叢」Sceptical Essays 一書一九二八年出版。紐約 W. W. Norton & Co. 書店發售。其中爲文凡十七篇。評述現今世界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生活之短長及其將來之趨勢。深澈透關。頗具卓見。該書曾由傅任敢君（舉豐）譯出數篇。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八十一及八十二兩期曾登載其最關重要之二篇。一爲原書之第八章（第一〇一至一一一頁）題曰 Western and Eastern Ideals of Happiness。今譯爲東西幸福觀念論。一爲第十七章（第二二八至二五六頁）題曰 Some prospects: Cheerful and Otherwise。今譯爲未來世界觀。並錄登本期編者識。

昔韋爾斯 (H. G. Wells) 於其「時機」Time Machine: an Invention 一書（一八九五年出版）中所設計之時機。人莫不知之。此機使有之者。可以上下古今。觀往察來。實則韋氏之業。亦可得之於旅行。此則知者殊不多。譬如歐人旅遊紐約芝加哥。則其所見者未來之事也。歐洲若能倖免於經濟之崩潰。來日情形。要卽此象。若其往遊亞洲。則其所見者過去之事也。在印度可見中古之景象。在中國可見十八世紀之情況。華盛頓而復生於美國者。將必手足無所措。驚疑莫定。若生英國。必覺稍安。至法國則將更覺親切。必至中國而後始若返其故鄉也。彼於神遊之中。當知唯中國仍崇「生命自由幸福」之信念。且其信念之意亦正類於美國獨立戰爭之時所信。以余之意。彼爲由華共和國總統之期將不遠矣。

西方文化之所包含者爲南北美、俄羅斯以外之歐洲全境、及英屬各自治殖民地。總其大成者爲美國。舉凡西方文化所以自別於東方文化之特徵異點，悉以美國爲翹楚。吾人習於進步之說，每以爲百年來一切變化悉屬進步，今後之變化必更進步也無疑。吾人爲此說時，毫無躊躇，頗若自信。歐洲自經大戰以後，創鉅痛深，此念已稍動搖。回視戰前，不啻黃金世界。復履其境，殆若遙遙無期。英國則所受之痛苦既少，此念之動搖亦小。至於美國，更無論矣。吾人習於以進步爲當然之說者，似宜一遊中國，觀其一切情狀，猶吾人百五十年前之舊觀，然後兩相權衡，以論吾西方所遭之變化果否真爲進步也。

中國文化基於孔子之學說，孔子生於耶穌前五百年，此爲人所共知。孔子之視人羣，如古希臘人之所持，謂其性非進步，且從而追慕古聖先王之智慧德澤，以遂古之民爲陶然至樂。今世退化，可慕而不可即。此其非實，固無待論。然而孔子之主張社會應求安定完善而不必過騫新功，則其實際影響殊不爲小。古聖先哲之持此義者多矣，成就之偉，未有如孔子者。中國文化之陶冶於孔子之人格者，自始卽然。至今而未已。孔子生時，中國版圖尙小，僅今日之一部分耳。國內諸侯，復相爭戰。爾後三百年間，版圖大擴，以有今日之中國本部，並建帝國，疆域之大，人民之衆，一時無兩。中間雖有異族之入寇，元清兩朝之入主華夏，國內戰亂，時亦不免，然而孔家文物，依然無恙，文學藝術，俱臻發達。近與西方相晉接，日本復承西化，此等文物制度，始漸漸趨於崩潰矣。

孔家學說其生存之力既如此其偉大則其本道自有優美之點在宜受吾人之崇仰宜得吾人之注意吾人知之儒家無神秘之信仰本非通常之所謂宗教儒教蓋屬倫理之事然其倫理平近易行非若耶教道德之高而無用孔子所教頗與十八世紀時「士君子」之理想相類似其言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

孔子重道德故好言責任道德之事然其所言固均合乎人情本性也下例可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孔子論事一本中庸之道其於道德亦無不然孔子不主以怨報德人有問孔子者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之時有道家者其說近於耶教持以德報怨之說道教爲老子所創老子似與孔子同時而長於孔子其言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經任德第四十九）老子之言頗有類於耶穌之山上訓言者如其言曰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辨少則得多則惑（道德經益謙第二十二）

然而中國舉國所認之聖人乃爲孔子而非老子此卽中國之特殊處道家本未消滅特奉之者均爲未受教育之徒且係以法術視之耳中國治國之士類以道家爲玄虛不適用而求治平之道於儒家老子

主無爲。其言曰：「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德經忘知第四十人）孔子則主禮讓自制，且信賢人政府之足以爲善。國家大員，自多信之。

近世白人諸國，每有二重道德。一限於理論，一現於行爲。中國則不然。余固非謂中國人之行事均能達其理想之標準。余特謂中國人尙能爲此，而耶教之道德則人多知其懸鵠過高，難行於今之濁世耳。吾西方各國實具二重道德。一則教人力行而實未行，一則實際所行而不教人行。世界宗教，除摩門教（Mormonism）外，均出亞洲。耶教亦然。故耶教之初起也，倡個人主義，爲出世之說，正與亞洲之一切神秘主義同。不抵抗主義之根源，亦即在此。後因歐洲君主各採耶教爲國教，君主好勇鬪狠，於是教中教義遂以事勢之需，有不能不棄其原義者。至於「愷撒之物歸於愷撒」等說，則竟大得通行。時至今日，產業發達，一恃爭競，因而凡稍具不抵抗主義之傾向者，必爲衆所吐棄。實際道德，全在藉競爭爭物質之滿足。個人如此，國際亦然。此外各事，吾人視之，均懦弱愚蠢而已。

中國人則既不採用吾人之理論，亦不採用吾人之行事。譬如爭鬪一事，在中國人則理論上認爲有時宜於爭鬪，而在事實上則爭鬪之事絕少。在吾人則理論上認爲無此必要，而在事實上則爭鬪之事常見。中國人有時亦嘗爭鬪，但中國民族根本非好鬪者。初不以戰爭之勝利或事業之成功爲大榮。中國人素所羨仰者爲學問。次之爲與學問相緣之禮貌。中國已往授官之法，一依考試。中國二千年來，除孔

子子孫孫世襲衍聖公外，無貴族之弊制，以是學問本身固受崇仰，而因爲學可以得官，則人之尊視官職，如歐洲貴族之所得者，亦轉而尊視學問。中國舊學範圍至狹，惟以研究古經及其注解爲事，生吞活剝，毫無批判。自受西方之影響以後，始漸知純重修養之無甚實用，地理經濟化學地質等事，亦宜注重。中國青年之受西方教育者，已知近代之需要究竟何在，對於固有傳說已無十分信仰，但於中庸和平禮貌諸品德，則雖最富近代精神者亦多具有。中國模仿西方及日本之餘，對於此諸品德尙能維持如何之久，自未可定。

余若以一語綜括中西文化之根本異點，余當日中國人之目的在享受，而吾西方人之目的則在權力。吾西方人喜以己力服人，且喜以人力服自然，因其喜以己力服人也，於是建爲強國，因其喜以人力服自然也，於是創爲科學。中國人則賦性既逸且厚，民不宜於建立強國，亦不宜於創明科學。茲所謂逸者，有其一定之義。俄人好逸惡勞，中國人則不然，生計所需，必力爲之。凡雇華人爲工者，類知華人之勤勞非常，但其工作亦決非如歐美人之以不工作爲苦惱而工作，亦非因好忙碌之生活而工作，其工作也純爲生活生計一足，立即安之，不復苦作以求增益。有暇即以自娛聽戲品茗，端詳古玩散步郊外，均其自娛之道。若在吾人，素以多赴辦公室爲可貴，即令無公可辦，亦宜赴之，則於此等生活，自覺其閒逸太過矣。

白人久居東方，或有不宣，然而自余熟知中國以後，余實不能不認閒逸爲人人可就之美德。吾人成事，固多賴於奮勉，但所成之事，是否果有價值，則亦不可不問者也。譬如吾人製造之技術，固足驚人，但所製造者，則半爲汽船、汽車、電話之類，使人忍甚大之壓迫，以營奢侈之生活，半爲槍械、毒氣、飛機之類，以爲互相屠殺之用。又如吾人之行政系統，征稅方法，固臻完美，但稅之用於教育、衛生諸事者，僅其一部，餘則資爲製造戰爭之需。英國目前一切稅收，幾全用之於過去戰爭之彌補，及將來戰爭之製造，用於公益事業者，僅其尾數而已。大陸諸國情形尤壞。又如吾人之警察制度，固已完善無匹，但其用於偵查罪犯及預防罪惡者，不過一部，餘則以之拘囚任何具有政治創見之人矣。中國則至今爲止，尙無是等事。工業既幼稚，卽不足以造汽車，亦不足以造炸彈。國家既貧弱，卽不足以教育其本國之人民，亦不足以殺戮他國之國民。警察既薄弱，卽不足以擒盜賊，亦不足以囚共黨。因而較之白人，諸國反人均得自由。人人均得幸福。若一思其多數人貧困之狀，當知此等幸福之量，實足驚人也。

試一比較一般華人與一般西人之真正觀點，實有三大差異：（一）則中國人不好活動，必待有利之目的始一爲之；（二）則中國人之道，德觀念不在自制，一己之衝動及干涉他人之衝動，關於前者，本文業有所論，後者重要相等，茲亦論之。翟理斯教授（Professor Giles）爲研究中國之有名學者，曾以講稿

Gifford Lectures：編爲一書，論「儒家與其敵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末謂耶教行於

中國之最大困難，在耶教所持本來罪惡之說。據正統耶教之傳統教義，謂人係生而有罪，宜受永罰。至今傳教東方之教士，猶持此說。若此說而僅適用於白人者，則中國人或能贊成無間言。然傳教者必告之曰：若祖若父，俱係生而有罪，茲正深陷地獄，飽受痛苦，彼聞之者，自必怒目相向矣。孔子則不然，曰：人生而善，其不善者，由於惡俗之習染。此與西方正教絕不相謀。其於中國人觀點之影響，實至重大。

吾西方人所目爲模範道德家者，其人必自舍棄平常之快樂，且從而干涉他人之享受快樂，以爲償。吾人之道德觀念，實有妄與人事之成分在。凡人之人，欲號爲善者，必先見厭於大眾。此其原因，即在吾人對於罪惡之觀念，結果不僅干涉他人之自由已也。對己必且作僞。道德之標準既高，常人無可企及，則亦作僞已耳。中國則不然。道德之事，屬於積極之善行，非屬消極之虛僞。必也孝於其親，慈於其子，周急其戚，黨禮視其所交。此諸行者，懸鵠雖低，行者則多，以視吾西方之懸鵠高而少有能行之者，不亦大可貴耶。

中國無罪惡觀念之作崇，因而人之強辯者少，服理者多。吾西方人則不然，見解之異，易成原則之爭，各以其對方爲罪惡，且不敢自屈於理，懼分對方之罪，因而爭辯愈烈，用武之事亦愈多。中國雖有軍閥之互鬪，但其鬪也不烈，卽其士兵亦未嘗鄭重視之作戰之時，幾不流血，爲害之烈，亦遠不及吾西方各國之甚。全國人民行所無事，一若不知有此等軍人之存在者。政府官吏亦復吾行吾素。至於日常爭辯，

多以伸張了事。和解爲不易之定則。以其足以顧全雙方之體面也。顧全體面一事。有時固令吾人失笑。實亦其國之足寶視者。其社會政治生活之不若吾人之殘暴酷烈者。未始不由於此。然中國之文化亦有一種缺陷焉。卽不足以使中國抵抗其強隣是也。除此以外。無復他弊矣。若世界各國均能如中國者。固世界之福。但在此各國均好戰爭之今日。中國又不能自絕世外與世無緣。則中國爲維持其獨立計。勢必重蹈吾人之諸種罪惡。然若謂中國人模倣西人便是進步。則斷斷不可也。

〔附錄〕趙景生君致大公報文學副刊函

編輯先生撰席。讀貴報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文學副刊（八十一期）載傅任敢君所譯羅素東西幸福觀念論一文。其一試一比較華人與一般西人之真正觀點實有二大差異。一段中。『二則中國人道德觀念不在自制一己之衝動及干涉他人之衝動』一語。詳釋下文語意。似應爲『中國人道德觀念在自制一己之衝動而不干涉他人之衝動』。方於理論及實際相符。蓋所謂自制一己之衝動而不干涉他人之衝動者。卽孔子學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最低表現。躬自厚。忠也。自克己自省。推而至於竭力致身。皆忠之事。薄責人。恕也。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而至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恕之事。此於近世人類互助合作之精義。實已包孕無餘。惜乎吾國習俗日偷。無積極奮發忠恕二義之精神。而但有消極的自制一己之衝動而不干涉他人之衝動之表現耳。副刊原文。是否爲手民之誤。抑別有解釋。乞與傅君譯本校對。不爲幸。趙景生拜啓（八月一日。長春交通銀行）

六月之敍北伐采芑之敍南征無羊之敍考牧賓筵之敍飲酒大明之敍伐殷皇矣之敍伐崇江漢之敍平淮夷是也。

抒情者纏綿而悽愴。

按如關雎之思采芣之樂甘棠之愛柏舟之怨燕燕之別葛生之悲凱風之自素谷風之敍離北風之去國氓之被棄伯兮之懷遠人黍離之悲故宮陟岵之念父母蟋蟀憂國家山有樞之憤危亡黃鳥之哀良臣渭陽之送舅氏是也。

體物者博麗而瀏亮。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灑灑擬爾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

陳政者宏遠而疏朗。

按如孔叢子記義篇所載孔子讀小雅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之類。

頌德者典雅而清鏗。

按告神之頌如高之那頌周之清廟諸什美上之頌如魯頌駟騶等篇是也陳繹曾詩譜曰周頌天心布聲魯頌謹守禮法商頌天威大聲皆典雅清鏗之作也。

者正相反對。此其一。又羅素論中國事。見解常異恒人。得之固足喜。且往往有精到之觀察。然羅素於中國文化之本原及中國社會之真象。實未洞悉。彼大不滿於歐美各種情形。每視中國為理想國。叙列中國之某事某事。特藉為歐美之針砭。其所論列。深中歐美之病。可以斷言。而合於中國實況與否。則殊未可知。即如本篇盛贊中國人閒逸之美德。而不知中國人今日之大病厥為儉懶怠惰。至若今之所謂名士。率皆功利熏心。古玩書畫。用為歛財致富之商品。而如蘇州常州湖州等處之居民。日以久坐茶館。嘖茗閒話。以及飼雀獵豔為事者。其於今日之中國未來之世界究有何補。此非羅素之所知。亦非其所計也。故吾人於羅素之言論。可視為他山之石。而不可視為指南之鍼。此其二。本斯二者。先生之疑可以釋矣。至於中國道德精神及人文主義等。容俟他日另論之。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覆上（八月六日）。

羅素未來世界觀

傅舉豐譯

一

論述未來之事，其法有二：（一）爲科學方法，（二）爲烏託邦法。科學方法在探求可有之事實，烏託邦法則在表示作者之希冀。在嚴正之科學中，世無用烏託邦法者。卽如天文，人不因喜月之蝕而言月之將蝕也。社會人事則不然，世之自言發明公律，足以未見先知者，固亦自命科學，實則未必。凡預言之事，猜度之處，萬萬不免。譬如人類常有發明，多一發明，人事方面卽生差異，事前固無法先知者也。人類或竟可與火星金星相交通，食品或竟可以製之於化學室中，而不必待植於田野。可能之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余論未來世界，將不計此等可能之事，僅就已有之趨勢，一論列之。今世文化，不必永存，然余亦將姑認其必能綿延弗替。此等文化，可毀於戰，可毀於腐，如羅馬季世之所遭者。然而若其倖脫於難，則固自有其特異之處，茲卽就此試爲一言。

近世機械發明之餘，尙有緣機械發明而來之一事，曰社會組織。較前益密。印刷、鐵道、電報，以及廣播無線電之類，在在利於大規模之組織。近代國家及國際財團，是其顯例。印度中國之農民，對於公眾事業，漠不關心。而在英國，則窮鄉僻壤，亦無不注意者。此種情形，爲時並不甚久。試讀奧斯丁女士（Jane Au-

sten)之小說，即知當時英國鄉紳且有未嘗留意於拿破侖時代之諸戰者。故余謂近世變化之最爲重要者當數社會組織之日趨緊密。

與此相因而亦爲科學所致者，又有一事，曰世界之日益整化。十六世紀前，美洲遠東均與歐洲無往來，十六世紀後，關係始日密切。昔羅馬之奧古斯都大帝及中國之漢帝，均同時以天子自命，今則此等幻渺自飾之想，決無存理矣。世界各部，無論是友是仇，均有相關，關係且極重要。達賴喇嘛居西藏久，與世絕，忽而俄人英人同來包圍，迨其逃往北京，則自美洲携柯達克照像機而來者，瞬又麕集。

社會組織既係日趨緊密，世界關係既係日益整化，有此二大前提，若現代文化誠能繼續發展者，則建立中心權力機關以統治全世界，殆爲事所必至。否則爭端日多，民氣又盛，戰爭之禍，勢必更烈。此中心權力機關不必卽爲正式政府。余意以爲不致取政府之形式，秦半將由財政家組成之，蓋財政家今已均知和平之有利，交戰國借款之本利兩失矣。若不然者，或係由一國主之，如今之美國，或係由數國共主，如英美二國，亦未可定。而在達到此境之前，世界必分爲二，一爲美國，一爲俄國。美國領西歐及英屬自治殖民地，俄國則領亞洲全部。二陣相對，易守難攻，故其相持必久，或且相持百年以上，亦復可能。最後約略至二十一世紀時，或則文化崩滅，或則世界統一，二者必居其一。余意文化崩滅復歸蠻荒之事，可不致實現，良以人類決不致荒唐至於此極，卽不然，美國之勢力亦足以阻之也。雖然，果余之所料而

能成爲事實者，則此中央機關當有何種權力耶。其權力之第一事亦即最重要之一事，在能決定國際和戰問題，即戰矣。亦當確使其所偏袒之一方能得敏捷之勝利。此可得之於財政之優越而不必藉政治之制裁。近世戰爭日重科學所費日多，世界財家若能聯合一致，即可藉借款之或付或撤，以定勝利之誰屬。對於所憎之國，亦可加以壓迫，如歐洲大戰和約後列強所加於德國者，以解除其軍備，久而久之，自能控制世界諸強矣。此中央權力機關之一切活動，要當以此爲其根本之條件。

中央權力機關除修改條約干涉紛爭外，尙有宜予處理者三事：（一）爲各國國土之分派；（二）爲各國人口之互移；（三）爲各國原料之分配。茲就三者逐一論之。

【一】忠於疆土之事，各國無不重視，而不自知其謬。此等觀念，溯其所自，實出往者忠君之義，以致國民若有表示，謂其所居之地宜屬他國者，則羣以賣國罪之，必加重懲而後已。實則此等主張，並非不法，其與一般政論絕無所異。然而世人不罪國內易疆之論，乃罪國際易疆之言。如 Croxden 之民而謂其地宜屬倫敦者，初不爲罪。但若委內瑞拉而有國民焉，主張其所居之村應屬哥倫比亞國者，其國之政府必視爲罪大惡極矣。將來世界中央權力機關對於各國此等成見之行事，必宜阻之。對於國際劃界，必宜一秉理性，一以當地人民之意志及經濟文化諸關係爲劃界之標準。

【二】移民之事，將來似必日增困難。世界各地工值不同，工值低者，其人民自必移往工值高者，此爲自

然之事。現時移民情形，可以行之於一國以內。至於超越國界之聯邦，如大英帝國者，各部之間，尙未能通行無阻。亞洲移民，在美洲及英屬自治殖民地等處，幾已完全禁止。歐人之移入美洲，亦已日多限制。結果，移民國及被移民國均受極大之影響。亞洲民族受此刺激，勢必整軍經武，傾慕軍國主義。來日白人諸國發生第二世界大戰時，或且不免受其威脅也。

將來戰禍若得消滅，衛生進步，醫藥發達，人民健康能有增進，則爲保持和平與幸福計，退化民族亟宜仿行今日文明諸國之先例，限止生育之率。凡反對生育限制者，其人非缺計算，卽係贊成爭戰，甘使人生永遠呻吟於疫癘饑饉者。今之國家務使其優秀之國民少生子女，將來之中央權力機關則不然，限制者必爲退化之民族與低下之階級。

【三】至於原料之分配，爲事最難。自來戰爭，多關原料之爭。大戰以後，各國紛爭煤油煤鐵，尤爲顯然。余非敢卽信將來原料之分配必能公平，余意特謂將來分配之方法，勢必操於中央權力機關，而此中央機關又必具有無限權力，足資主持耳。余意正義之行，必有待於世界各部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組織一體之後。余本一國際社會主義者，但余尤望國際主義之實現能先於社會主義之成功。

二

設此種中央權力機關能於百五十年中完全成立，權力充足，能將一切戰爭化爲疏散小亂，極易平治。

則與此俱來者將有何等經濟上之變易耶。一般幸福能有增進耶。經濟將基於競爭耶。抑將被人獨佔耶。若係獨佔則獨佔者將爲私人耶。抑爲國家耶。勞力所致之生產將分配較公耶。

此中問題共有二面（一）爲經濟組織問題（二）爲分配原則問題。分配原則自以政治權力爲轉移。無論何國家無論何階級莫不儘力所及力求多分。至於究分若干又視其武力之量而定。茲當先論經濟組織分配一事姑暫置之。

吾人試讀歷史當知自來組織之事多欠光榮。凡遇組織應行擴大以利各方之時其得之也每由強者之威力甚少例外。至於自由組合反無成就。昔希臘之於馬其頓十六世紀時意大利之於法國西班牙今日歐洲之於亞美二洲莫不皆然。故余以爲將來中央權力機關之組成必由武力不能得之於自由組合如國際聯盟者蓋其力既不足制強國之反叛也。余意此中央權力機關必係經濟性質當以控制原料支配財政爲其基礎其初成也必由財團結而間接依恃一國或數國爲其護符。

故將來經濟組織之根本必爲獨佔性質。譬如世界煤油之供給必受中央之裁制。凡中央權力機關所憎惡之國家若非突起奪得油田其飛機戰艦勢必等於無用。其他各事亦將莫不皆然。但不若此例之顯而易見耳。此等情形今日已具端倪。卽如世界大部肉食已爲芝加哥五大公司所操縱而此五大公司又半受摩爾根公司之支配。自原料以至貨品歷程本長獨佔之事隨處可入。煤油之獨佔在其出產

之始。其他物品，則可獨佔之於海港，可獨佔之於輪船，亦可獨佔之於鐵道。一旦被其獨佔，人即莫能與京矣。

自原料以至成貨，一處被人獨佔，則獨佔者必圖前後推長，多有所佔。組織之事，近有擴大之勢，其表現於政治上者，為國家權力之澎漲及疆土之擴大。經濟上之獨立，本即此種一般趨勢自然結果。是以五十年來競爭日少之象，將來必能更有進展，可無疑義。工人間之競爭，必能因工團之力而更減少。至於雇主可有組織，而工人組織以圖對抗，則為違法之說，其惑眾之日必不久矣。

和平之保持與生產之控制，如非人口突增，消其功效，必能大有助於人類之物質幸福。無論至時社會情形屬於資本主義抑屬社會主義，各階級之經濟地位，均必有以優於今日。此則已涉及分配問題矣。設若世界將來果有某種組合，優越一切，又有一強或數強相聯，優越一切，二者復相因緣，則此優越組合於其致富之餘，必能對於優越強國之工人施以餘惠，增其工值，使無間言。昔之英國，今之美國，均已實有此象。國家財富之總量既已大增，則其國之資本家必易藉其金錢之力，阻礙社會主義之宣傳。較貧諸國，亦能因帝國主義者之津助，資為維持。

然而此等情形，或竟歸於民治主義。即社會主義亦未可知。社會主義本即社會產業多達獨佔狀態時之經濟民治主義也。關於此事，吾人不妨以英國政治上之發展，資為比較。英國之得以統一者，賴於英

王薔薇戰時，全國混亂，亨利七世始出而統一全國。統一之初，全賴王權，統一一成，民治潮流立即發生。中經十七世紀之爭亂以後，衆均已知民治主義本無礙於公安。今茲經濟界中之情形，正在薔薇戰爭以至亨利七世之途中。一旦經濟統一得以實現，無論其性質之專制至何地步，然以無復混亂狀態之足懼，則經濟民治主義之潮流，必得大張其軍。少數握權之士，既不能不恃其海陸軍文武官之盡忠弗替，則其固位之術，必有賴於輿論之贊助。經濟界握大權者，必能漸知讓步之要。事務支配，尤必與較貧國家較貧階級共同合作，結果所屆，當能完全平等，一本民治精神。

吾人既假定統治此世界者，必有一中央之權力機關，則在此中央權力機關下之民治精神，必屬國際性質。不僅及於白種諸族，必且及於亞洲非洲諸種族。今日亞洲進步至速，將來中央政府成立之時，必能參加此政府之活動。非洲方面，較爲困難，實則即在非洲，法人努力之成績亦至可驚（此點法人實較吾英人爲優）。百年後事，誰知之者。余故謂此中央權力機關成立以後，普及世界之社會主義，對於各國家及階級，概以公道相待，爲期必不在遠。

至於階級區別之事，將來似亦不無可能。今日白人黑人共居之處，如南非，如南美，白人彼此之間均以平等相遇，而於黑人則以奴隸視之。多數英語國家勞工黨之反對有色種移民，固足防阻此等情形之十分進展。然而事仍可能，則吾人所宜熟記者也。至於詳情，容後論之。

此後二百年間家庭情形將有何等變化乎。對於究竟情形吾人自無所知。但社會中已有之趨勢如不加以制止自必發爲某種結果。此則吾人所可知者。論此以前余願讀者知余之所論者止於事實之可有非關個人之希冀二者蓋截然不同之二事也。世界已往之事非出吾人之希冀將來之事似亦非吾人之希冀所可定也。

近世文明社會中有足以殺弱家庭制度之事在。吾人對於兒童之人道的同情蓋其最重要者。今日者衆已日覺父母之貧困不德不宜禍延其子女。聖經常言孤兒困苦之狀自爲事實。時至今日則孤兒所受之待遇已無大異於一般兒童。將來國家及慈善機關對於棄兒勢必更加善視而父母監護之無人心者勢必更棄其兒。漸而公款之用於養育棄兒者日益加多而父母之力不甚充者勢必均以其子女付之於國家。結果所至凡經濟能力不及某種程度者均將賴國家以育子女。一如今日之賴國家以教子女者然。

此種變易結果自極重大。父母既無育子之責。婚姻一事自無足重。漸至凡以子女賴國家之養育者終且不復婚嫁。文明國家生育不繁則國家對於生子之婦必且給費鼓勵。始足以維持其國民之數。此等情形爲日決不甚遠。英國方面或不難見之於二十世紀末日之前也。萬一此等情形果均實現而社會

制度仍染資本主義之色彩，國際情形仍復紛擾不安，則其結果誠有不忍言者。社會勢必裂而爲二，（一）爲平民，無父無母，（二）爲富人，既有家庭，又具遺產，二者之間，鴻溝判然。平民方面，幼受國家之教育，必致深具愛國熱誠，一若古昔土耳其之禁衛軍者。婦女受教，以多生子女爲職責，將以減少國家獎勵生子之糜費，且以供給士兵，備殺異國之人民。同時父方復無所宣揚以殺國家宣傳之勢，則敵視異國之情勢，且與日俱增，兒童習於此義，一旦成人，幾無不爲國家盲目力戰者。常人意見爲政府所不喜者，政府即可沒收其子女，交之國有機關，以爲懲創矣。

是以愛國主義與人道觀念，聯合影響之結果，將來社會必致漸分爲二。上級者仍舊婚嫁，忠於家庭。下級者則僅忠於其國。國家爲求戰勝之故，必又獎勵平民多生子女，衛生醫藥，又可減少死亡之率。人口限制，終必全賴戰爭之屠殺。饑饉雖可加人口以限制，各國必不自致於饑饉，而惟戰爭之是賴。時至今日，人類自相殘殺之酷，或僅中世時匈奴蒙古人之西侵可以比其激烈。惟一光明，但求一方之速勝，稍減戰禍耳。

國家育兒之事，若能先之以國際權力機關之設立，則其結果當與上所述者完全相反。此中央機關決不致使兒童養成軍國主義之愛國心情，亦不致許各國自由獎勵生育，逾其經濟上之所需。如國家不以軍事之目的加兒童以壓迫，則兒童之長育於國立機關者，體格心靈必均優於今日之少年，大量進

步自在意中。

雖然即令中央果有權力機關，而世界之用資本主義抑用社會主義，二者之效果必大異。如世界而係用資本主義者，則如前所述，社會必裂為二，上級仍有家庭，下級則以國家代父母。下級之人，必需服從故習，否則富人之被革命，勢所不免。文明程度，亦必較低，富人或且獎勵黑人之多生女子，而不願黃種白種中平民之能得繁殖。白色人種終必人數至少，自居貴族，黑人乃得起而滅之使絕。

凡茲所述，似極妄想之能事，蓋今日白人諸國，政治上正採民本主義也。實則以余所見，今之所謂民本主義者，無不使其教育利富而損貧。教師之為共產黨者，則必黜之，而教師之為保守黨者，則聽之矣。在最近之將來，此狀似將無大變。今日之文化若如上述之繼續發展，以利富人者，余敢斷其必歸毀滅矣。余不願今日之文化之毀滅也，余故願為一社會主義者。

以上所論，如無大謬，則除少數富人外，家庭制度必歸消滅。如此少數富人而亦消滅者，則家庭一事將永絕於世矣。自生物學上言，此為無可避免之事。家庭之目的，本在保護幼年之兒童。蜂蟻保護幼蟲之責，其社會負之。故蜂蟻無家庭也。人類亦然，一旦兒童不必由父母保護，則家庭自將日漸消滅。家庭既滅，人類之情緒，自必大起變化。文學藝術亦必大異於昔。父母既不自教其子女，傳授其特性，則個別之異，尤必減小。男女相悅，必將不若今之神奇浪漫。一切情詩，或均視為荒謬離奇。人性浪漫之質，必將另

求出路於藝術科學政治諸端（英相 Disraeli 卽係視政治爲浪漫之冒險者）。此時人生情緒固必大受損失。然而事之愈求安全者。則此種損失自必不免。固亦無如之何也。譬如汽船之於划船。安全有過而浪漫不及。收稅之吏自更不及強梁剪徑之別致有趣矣。來日者。安全一事。或反見厭於人。人受煩厭。或竟甘於破壞而不惜。然而此究未足置信之說也。

四

今日文明之趨勢在崇科學而外。文藝今日如此。未來亦當不異。此其原因自在科學之實用極廣。昔自文藝復興以來。文藝上久有一種相傳之說。以爲「士君子」不可不知拉丁文。而於汽機構造之理。反可不問。社會體面之義。復助其瀾。結果所謂「士君子」者。反不若常人之切實有用。自今以後。凡無科學知識者。殆將不得與於有教育者之列矣。

此種趨勢。自足樂觀。所惜者。科學之得蒙重視。乃使文明之量喪失於他方耳。藝術之事。知者日少。漸成鑑賞家及富豪之專利。藝術昔與宗教政治爲緣。人頗重之。今則常人無復重視之者矣。聖保羅教堂之建。所費鉅萬。若能移爲海軍之用。正不難敗荷蘭而有餘。然在查理二世之世。則聖保羅教堂之建。尤受重視也。昔人情感。每多宣洩於宗教之事。今則轉而爲無聊之宣洩。今之跳舞及其音樂。全無藝術上之價值。僅俄國舞樂。傳自文化低下之國。堪爲例外耳。吾人生活較之吾祖吾父。日趨功利之途。藝術之亡。

殆終不免矣。

就余馳想所及，百年以後，凡具相當教育者，必於數學生物機械諸事，均能大有所知。教育必將日重。「動能」教人，能作而不能思想，不能用情，其克自免於此等教育者，恐不過少數人耳。人人均具技巧，善於工作，但於所作之事，之有無價值，則莫能作合理之思考。社會之中，或有為政府專作思想之事者，有為政府專作感情之事者。今之王家學會或即專司思想，今之王家美術會及主教團或即專司感情之事。專司思想之人，其所得者必為政府之所有，僅以示之陸軍海軍諸部。衛生部若圖謀散播疾病於敵國之一部，則衛生部或亦可得與知其思想之結果。專司感情之人，責在決定何類情緒宜植於學校劇場教堂之中。至於植之之法，自有專司思想之人負其專責。又以學校兒童執拗不服教，此種決定或亦秘諸政府，抑未可知。至於電影演說之既得元老審查部之批准者，自能公諸大眾。

以後廣播無線電日益發達，日報或竟歸於消滅。週報則可遺存若干，以備少數派表示意見之需。誦讀一事，或為留音機及他種發明所擯斥，習者將不多見。日常書寫，亦將為印字器所排擠。將來戰爭若能根本消滅，生產管理若能一依科學方法，則人人每日工作四小時，已足換得安舒之生活。欲享閒逸之生活者，可日作四小時。欲營奢侈之生活者，可多作數小時。各隨其便，兩不相妨。暇時大抵用於跳舞觀球看電影。生子不足急，自有國家代其養育。疾病之事，將絕無而僅有人可返老還童，死

時不至，年永不老。此誠快樂之至境，人間之天堂。樂極無聊，反生煩厭。

世界果至此境，則破壞之情，萬無可抗。自殺之會，必且風行。殺人之黨，將藉謀殺以取樂。以往人生多艱險，惟其險也，乃重視之，惟其重視也，乃覺生趣盎然。此後，人性若無所變，艱險又復消滅，無餘人生，必至枯澀無味，終且羣趨淪落，甘於蹈罪，以求取快於一時。

然則此等窘境，必不可免耶？人生憂鬱之事，必與其善者以俱來耶？是又不然。設人性而果不能變，如一般愚夫愚婦之所持者，事誠可悲。然而由心理學者及生理學者之研究，吾人今已知所謂人性者，其出於天性者，不過十之一，而成於環境者，乃十之九。吾人早年所受教育，若有所易，則人性云云，直可完全改其舊觀。吾人若能多加研究，努力實行，則教育對於人性，必可留其鄭重之質，而不必有賴於險阻之刺激。其最要者，計有二事：（一）為年幼時建設衝動之多，加培養；（二）為成年後建設衝動之有機宣洩。

【一】自來人生之所以鄭重，多由攻守二事之刺激。貧窮來襲，吾人必自守其身，社會無情，吾人必善守其嗣。人之仇我者，吾必攻之；人之危我者，吾必攻之。攻之道，或以詞屈，或以力服，其攻一也。然而情緒之生，其源不一，他種刺激亦有與攻守二事同具大效者。譬如美術之創造，科學之發明，其吸人之深，感人之切，實無遜於熱烈之戀愛。戀愛之事，雖極刻薄慳吝，而亦富於創造。是以教育如恰得其當，則人類之能得幸福於建設之活動者，數必非少。

【二】此已涉及第二要義。人生活動，不當徒限於上司所命之有用功作，創造一事，亦當有其伸展之地。位知理藝術之創造，人間關係之建設，以及改善人生之意見，均不宜稍受壓抑。將來事果得臻此境，教育又能適當，則人欲鄭重其生，奮力前進者，自仍有其迴翔之餘地。凡社會組織之以去惡為懷者，必如此而後始能安其努力之分子，以抵於安定之域也。

余意今之文化，其進行難免錯誤之方向，似即在此。今之社會必需注重組織，然而一重組織，又必過其所需之量。個人努力之機會，勢必因而減少。組織愈甚，則個人愈覺其一己之渺小無足數，終且無所努力，因循而已。執政之人，如能洞知此中因緣，或猶可免是患。然而執政之人，類皆生而不識此等事者也。大凡改革人，生理其疏散之事，終且略存其無拘無束之情，使人生不致消沈腐蝕。夢夢以終，亦不致衝突滅裂歸於潰決。此中情形，至為細緻，理論上或有解決之一日，實行上則殊非易事也。

〔附錄〕羅素評現代人之心理

按美國克魯奇 Joseph Wood Krutch 氏於一九二九年春著「現代人之心理」The Modern Temper 一書，紐約 Harcourt Brace Co. 書店出版。每冊定價美金二圓五角。其書傳誦一時，故羅素特為文評之。載紐約出版之 The Nation (民族週報)

第一二八卷第三三二七號。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譯登之。今以其與本篇所論關係密切，故並轉錄於此。編者識。

此書坦直究論近年來深中於智識階級之愁苦，而並未提出任何答案。從前視為至高無上之價值，至

今已成爲死物。許多人欲求足以使其能信人生爲尊貴嚴重者而不可得。此種愁苦之各方面，克魯奇君言之頗中肯。書中有一章題爲「實驗室之行破」言科學之如何欺騙吾人之希望。一章題爲「愛或一種價值之生死」言赫胥黎氏 Aldous Huxley 對於愛情之憤嫉見解之所由來。（赫胥黎氏所著書以「點對點」Point Counter Point 爲最要）一章題爲「悲劇之謬誤」言吾人所以不能自視爲哈孟雷特 Hamlet 或倭德魯 Othello（皆莎士比亞悲劇中角色）之故。一章題爲「生活藝術與和平」以輕妙之筆，斷言視生活爲一種藝術之事今不可能。又一章名爲「真理之幻影」表明欲於玄學中求解救之不可能。在結論中，克魯奇君謂俄國共產主義者所倡之可能的生活方法，或可使此世界由老還童。惟彼以爲此念不足以自慰。因布爾雪維克的生活方法棄絕許多彼所認爲極重要之價值也。克魯奇君曰：

自然或將囑告吾儕迷信一種新幻覺，使得與之復相契協。然吾儕毋甯遵人道而失敗，不願遵天道而成功。吾人之欲望而外，或無復人類世界。惟此等欲望視其他任何事物爲專橫。而吾人將趨附於已失之目標。常求知而非求成……吾人之目標爲已失之目標。且自然的宇宙中無吾人之位置。然吾儕既生爲人，亦不因此而自悲。吾儕甯爲人而死，不願爲動物而生。

以上之結論，雖似與書中其餘部分口氣不一致，而實非也。蓋由此結論，可知克魯奇君尙以維多利亞時代人之魄力，信仰一事，卽智識之追求是也。彼於前一章固嘗說明智識之難於獲得。然據其書末所

示彼以爲縱鴻飛冥冥而弋逐之事自有價值。

現代人之不能於任何種快樂主義中解其愁苦。此爲甚明顯之事。現代之趨勢似傾向於粗野而違反人性之事物。音樂與繪畫皆以粗澀相尙。吾人不復容智力生活供奉溫柔之情感。此書中最重要之一章當即論愛情之一章。如克魯奇君所言。愛情價值之信仰。乃比較晚近之事。惟在十九世紀宗教信仰衰歇之後。愛情猶能存留。熱心之人。努力將愛情從禮俗之桎梏中解放。因此之故。彼等於不知不覺中減少愛情之價值。克魯奇君舉赫胥黎氏之小說以爲例。從而論之曰。

赫胥黎氏小說中之人物。仍感覺生理上之催迫。因彼等不以此爲罪惡。故其降服於此催迫也易而且永。然彼等之本性又促之尊重其主要職務。彼等之所失者。即盡此職務之能力也。

克魯奇君以爲宗教悲劇及愛情。皆已因同一之理由而頹敗。其理由即人類自視其身分之縮小是也。吾人不復能如前之嚴重自視。此所以吾人所尊崇之事物必帶違反人性之性質也。現代快樂人乃共產黨、實業界之領袖主宰者、工程師、科學家。換言之。即其主要職務乃人與物質環境之關係者也。本書所論及之失望。吾確信爲過渡時代之病候。其在曾受舊式文學教育而接承過去之價值之人。爲尤顯著。在彼等觀之。新世界殊蕭索冷漠。然習於新世界之教育與職業活動之人。果有同感與否。吾不能無疑焉。

對於較能反思之人，智識價值之信仰猶存。克魯奇君於最末一語，以殉道者之熱情，承認此信仰。就予個人而論，予覺智識永遠足以予人生以價值。此信仰或非能使一切人或諸色人感興之信仰。然克魯奇君所討論之失望，未嘗影響人類之大多數。故其答案亦未必能感動多數頭腦簡單之人。茲於結論，願言吾對此書之意見。此書深饒興趣。其分析亦極透徹。凡坦白之讀者皆當感謝克魯奇君。因其不肯以廉賤之答案了事也。

珂羅版印
六朝隋唐寫經真蹟

六册 布套一函
定價 十四元

六朝隋唐寫經真蹟，自敦煌石室發現後，泰半流傳外域，國內存者極少；下列真蹟六種，爲邵陽李氏寶墨齋主人所藏精品，紙墨完整，楷法秀麗，洵珍品也！爰付本局用珂羅版精印，與原蹟不爽累黍，爲研究書法與佛經者之良範。

- ▲六朝大方廣佛華嚴經 一册三元
- ▲六朝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一册九角
- ▲隋第三分阿摩晝經第一 一册二元八角
- ▲隋增壹阿鈴等趣四諦品第廿六 一册二元八角
- ▲唐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一册二元五角
- ▲唐妙法蓮華經四品 一册三元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述

學

原书空白

中國文學史綱要

(續第六十五期)

劉永濟

卷一 上古至秦

- 卷一目錄 (一)古代茫昧難徵 (二)孔子刪述之影響 (三)詩經爲後世感化文學之祖 (四)春秋詩學之盛 (五)縱橫家爲詩教之流變 (六)論著文之肇興 (七)諸子文學之影響 (八)戰國文學風氣有三大宗主 (九)楚辭爲賦家之祖 (十)嬴秦統一與文學

(一)古代茫昧難徵

昔彥和論文徵引古作於文始元首載歌於筆始益稷陳謨。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爲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始垂敷奏之風。

竊嘗嘆其識美千古得孔子刪述微旨蓋唐虞以前河圖洛書既事隣神怪墳典邱索又跡在渺茫雖傳之史乘可增民族先進之光要不足資學者師範之用也然班孟堅志藝文多載依託炎黃之書。

按班固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自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兵陰陽家有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雜占家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經方家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僊家有神農雜子技道二

十三卷。道家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自注。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自注。六國時賢者所作。陰陽家有黃帝泰素二十篇。自注。六國韓諸公子所作。小說家有黃帝說四十篇。自注。迂誕依託。兵陰陽家有黃帝十六篇。自注。圖三卷。天文家有黃帝雜子氣二十三篇。歷譜家有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五行家有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雜占家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醫經家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房中家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神僊家有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史遷亦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而上古詩篇樂章。猶時時散見羣籍。

按唐虞以前之詩歌多不可信。葛天氏八闋之名。見呂氏春秋古樂篇。伏羲氏有駕辯之曲。見楚辭王逸注。伊考氏蜡辭。見禮郊特牲。神農作豐年歌。見夏侯玄辨樂論。黃帝時有姦氏之頌。見莊子。黃帝時古孝子斷竹歌。見吳越春秋。黃帝柷鼓曲名。見歸藏。黃帝有襄龍之頌。見王子年拾遺紀。而孝經鉤命訣曰。伏羲樂曰立基。一曰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曰下謀。一曰扶持。祝融樂曰屬績。惟蜡詞質實。近耕稼時俗。斷竹簡樸。類游牧民歌。而有姦之頌。似出道家寓言。柷鼓曲名太繁茂。決非太古所作也。

推原其故。蓋古代文化。至炎黃始盛。後之學者。樂稱道之一也。周秦諸子。以學術相高。欲尊其學。輒託之

古昔一也。

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

觀漆園之高志軼塵。猶且有以重言爲真之語。則他家可知矣。此所以不得不斷自唐虞也。雖然。溯文之源。則不但伏羲畫卦。文籍始生。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結繩之世。謳歌可作。是以康成但疑大庭以還。沖遠則謂前於書契也。

鄭玄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孔穎達正義曰。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又曰。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

至於誦美譏過之詩。則皆主唐虞以後。

鄭玄詩譜序。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孔氏正義曰。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遺始於此。非初作謳

歌始於此也。又曰。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

綜觀二氏所論。大氏初民謳歌吟呼之作。起於作樂之時。書契之前。詩人述志。箴諫之詩。興於書契之後。制禮之始。

按鄭玄六藝論。論詩。謂箴諫之詩。以制禮爲限。引見前叙論詩有三調章（本誌第六十五期本篇第二八頁）論禮。謂禮之初起。與詩同時。孔氏謂指今詩之

始。非謳歌之始。辨析至明。頗合文化發展之程序。論文學起源者。無過此說者矣。

先後之序。較然可信也。

（二）孔子刪述之影響

儒者之教。具在六經。六經之傳。實惟孔子。孔子刪述之功。在刊落神怪之談。切於生民之用。不爲高激之論。一準中正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哲之智。有所不盡。是以大而國政。精而學術。遠而四裔。下而習俗。莫不取正焉。其影響之大。已可知矣。今茲所述。厥在文學。而其綿歷之久。涵蓋之大。孕育之厚。滋潤之深。亦可謂蓋世無匹者也。夫舉文學之全者。莫不分形神二端。形爲其表。而神運其中。內外雙美。而後煥乎可觀也。六藝之教。其益諸學之神者乎。五經之文。其樹衆製之骨者乎。何以言之。溫柔敦厚。廣博良易。則詩歌辭賦家之髓也。疏通知遠。屬辭比事。則史傳論說家之精也。潔靜精微。則科學哲學之極致也。恭儉莊敬。則政學羣學之良規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良易。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良易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故曰。六藝之教。益諸學之神者也。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爲根。劉彥和之說也。宗經 詔命策檄生於書。序述論議生於易。歌詠賦頌生於詩。祭祀哀誄生於禮。書奏箴銘生於春秋。顏之推之訓也。文章 故曰。五經之文。樹衆製之骨者也。而實齋章氏之論。尤能推闡至微。是又合形神而兼究之者矣。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行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揭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至其入人最深。養人最厚者。則尤爲詩樂之教。詩主和平。而博大存焉。樂極博大而和平。具焉。斯二者。其

吾先民獨稟之德性。而今後文家持以與世相見者乎。

(三) 詩經爲後世感化文學之祖

六藝皆先哲之巨製。後賢之崇規也。而詩經之文尤深切。諧美益人。神智故其蕃衍。滋益獨冠羣經。而爲後世感化文學之祖焉。今卽三百五篇而論之。其包羅之廣。則上自王朝政典。下逮閨門委曲。莫不有詩。

按如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采芣遺戍役。彤弓賜有功。六月北伐。采芑南征。皆王朝之大政。如采芣婦人樂有子。谷風夫婦離絕。氓爲夫棄婦之詞。中谷乃夫婦相棄之詩。皆閨門之細事也。

貴自邦君卿士。賤至匹夫匹婦。莫不有作。

按如周公作鷓鴣。秦康公作涓陽。衛武公作抑。召康公作公劉。芮伯作桑柔。仍叔作雲漢。召穆公作民勞。凡伯作板。尹吉甫作棗高。史克作駉。以及蔡人妻作采芣（魯詩說）魏國女作伐檀（魯詩說）等是也。

喜怒哀樂之情志。鳥獸草木之名狀。莫不入詠。

詩大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論語陽貨第十七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邢昺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擊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鷓鴣。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鷓鴣。

不嗜殺也。鸞鷲在梁，得所止也。乘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棄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掩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鼈，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纘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爲鷄，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騷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棫斯役，候薪候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讒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有多難之益也。

先王遺教之存亡，列國民俗之厚薄，莫不可觀。

班固漢書地理志：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中略）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中略）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駟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中略）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又：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中略）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問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豈衛風乎。

又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中略)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萬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歌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又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淵淵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又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中略)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澶澶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又陳國(中略)其俗好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又齊地(中略)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庫巖之間兮。又曰。埃我於蒼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又宋地(中略)詩風曹國也。(中略)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又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其體裁之美。則敘事者婉約而成章。

按風詩如碩人之敘莊姜。大叔于田之敘莊公。騶鐵之敘田狩。小戎之敘出師。七月之敘農桑。東山之敘歸人。雅如采薇之敘遣戍。

六月之敍北伐采芑之敍南征無羊之敍考牧賓筵之敍飲酒大明之敍伐殷皇矣之敍伐崇江漢之敍平淮夷是也。
抒情者纏綿而悽愴。

按如關雎之思采芣之樂甘棠之愛柏舟之怨燕燕之別葛生之悲凱風之自素谷風之敍離北風之去國氓之被棄伯兮之悽遠人黍離之悲故宮陟岵之念父母蟋蟀憂國家山有樞之憤危亡黃鳥之哀良臣涓陽之送舅氏是也。

體物者博麗而瀏亮。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畫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濛濛擬爾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

陳政者宏遠而疏朗。

按如孔叢子記義篇所載孔子讀小雅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之類。頌德者典雅而清鏗。

按告神之頌如高之那頌周之清廟諸什美上之頌如魯頌駟騶等篇是也。陳繹會詩譜曰周頌天心布聲魯頌謹守禮法商頌天威大聲皆典雅清鏗之作也。

其辭旨之茂。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頌而不至於諛。諷而不至於謗。後有作者。曷以加此。信夫。聖賢所潤色。仁智所低徊也。至其比興之義。敷布之用。從容婉順之致。往復抑揚之趣。旁溢側出。猶足資策士之游談。

詳見後

助楚臣之諷諭。

詳見後

下及漢庭之賦。唐代之詩。兩宋之詞。金元之曲。莫不由此斟酌挹注焉。可謂衣被詞林。冠冕文囿者矣。

(四) 春秋時詩學之盛

自王官廢。墜學散。私家詩主諷。誦流布。尤廣。春秋之時。詩學之盛。遂亦炳燿千古。其證有二事焉。(一)者。列國會同賦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邢昺論語正義。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何以爲言也。

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邢昺論語正義。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

蓋詩之爲學。以微言感發。收效至宏。是以卿士大夫。交接隣國。莫不稱詩以諭其志。

班固漢書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今觀左氏所記。

按左氏傳所記列國宴享歌詩贈答共七十條。今錄鄭伯享趙孟子垂隴及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二事。以見當時風尚之美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赤子。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又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寒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籊兮。宣子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

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國語所載。

按國語晉語魯語皆載賦詩之事。

當樽俎酬錯之時。賓主從容贈答。而兩國之休戚係焉。一己之志趣存焉。風氣之美。千載而下。猶令人想慕弗衰。雖非自造篇什。而斷章取義。亦足以寄意託情。使非誦習爛雅。何能雍容若此。

章學誠答大兒貽選問。列國聘問賦詩贈答。此見古人善於因託。情所難宣。借詩意以宣之。彼時人皆素習。豈如後人之須經師訓。故其失賦貽譏者。乃是不習禮文。非謂不諳文理也。

(二)者。學者述作引詩也。引詩之風。亦著於春秋之世。殆與賦詩同稱盛焉。考左傳所載。列國公卿面語。引詩多至百有一條。而丘明自引及述仲尼之言者。復四十有八。他如論語孝經之文。皆有徵引詩句之處。下及戰國。諸子著書。儒門記禮。其風尤盛。而漢代經師之傳記。臣工之奏疏。猶有引詩證義之習。亦可見流風之遠矣。嘗考引詩之法。略同賦詩斷章。大氏別有感發。節取詩義以明之。故不必計采詩之世。

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中。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在宣王之世。而記禮者引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之詩。而左氏引爲孟明之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邶風柏舟。而以爲孔子之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魯頌僖公。而以爲周公之事。是不可不計采詩之

世也。

亦不必問作詩之事。

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中表記論君臣之順命逆命。則引鶉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論口惠而實不至。則引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季文子餞韓宣子。論大國信義威懷。則引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皆引淫詩以證正義。是不必同作詩之事也。

且引詩者與詩人之意。違反乖刺亦無不可。

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中左傳所載。如叔孫穆子譏孫文子公登亦登。則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七年。羊舌職美士會為政。羣盜奔秦。則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宣十六年晉叔向論子野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殃咎及之。詩云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可以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昭八年卻至釋彘。豈之詩。則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其詩曰公侯好仇。成十年是引詩者與詩人之意。可以違反乖刺也。

此默深魏氏所謂興之所至。

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中賦詩與引詩者。詩因情及。雖取義微妙。亦止借詞證明。蓋以情為主而詩從之。所謂興之所之也。(中略)興之所至。興近則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後為詞賦之祖。

實齋章氏所謂博比興之趣也。

章學誠答大兒貽選問如孝經引詩。劉向列女傳新序說苑韓嬰詩外傳以及匡衡王吉諸人奏疏引詩。釋義不拘舊訓。得此意者。讀詩能言。可以解脫無方。乃爲六義博比興之趣耳。

又校讐通義十三之六。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

古人誦詩之用。蓋若此。學者於此。固可以見風會之美。亦有以得學詩之法矣。

(五)縱橫家爲詩教之流變

自賦詩引詩之風既盛。而詩之用乃益廣。於是一變而爲戰國之縱橫。此文章消長之機。亦世風升降之會也。昔韓非疾世已文學與游談並譏。

韓非子五蠹篇。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遷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之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

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

又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又曰。今人主之於言也。悅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

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

又曰。其文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班固辨學。明行人乃從橫所自。

班固漢書藝文志。從橫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至章實齋論詩教之流變。遂大暢厥旨。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口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可謂辨文家之流別。通藝事之消息者矣。然而綜此三說。尙有可言者焉。蓋縱橫之習。實貫九流之才。行

人之官。豈限一家之學。但求出使專對。不辱君命。抵掌騰說。權事別宜而已。

荀悅漢紀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釋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於爲詐。給徒衆矣。

其端已見於春秋之世。至戰國而成專門之學。

淮南子要略晚世之時。六國諸侯。鎔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此儒家之兼縱橫也。管子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此道家之兼縱橫也。

按管子八十六篇。漢志列道家。班固自注曰。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史記管子列傳。稱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則亦有縱橫家之風矣。

墨子製裳裹足。自魯至楚。以救宋難。此墨家之兼縱橫也。他如子產委蛇大國之間。以存鄭。固已擅捭闔揣摩之能矣。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歷聘齊梁之君。亦不無抵掌騰說之習。此數子者。皆長於詩學。故其辭令之美。擅名一時。

按孔子美子貢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此子貢學詩能

言之證也。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又曰：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此孟子學詩能言之證也。左傳載鄭伯享趙孟，六卿餞宣子，子產皆賦詩，而其對晉人問陳罪之辭，孔子稱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此子產學詩能言之證也。墨子之文雖質樸，而其書嘗引周詩，其止楚伐宋，辭亦嫻美，則亦墨子學詩能言之證也。太史公論管子曰：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而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固詩家之長也。管子書有論詩精語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則亦管子學詩能言之證也。

此外法家如韓非、商鞅，名家如宋輕、公孫龍，兵家如尉繚子之徒，莫不懷短長之策，逞馳辯之能，以干時君與國事。

接近人張爾田君，本章學誠之說，推論九流之學，用世必兼縱橫。舉孟子歷聘齊梁，荀卿三爲祭酒，墨子胼胝以救宋，韓非說難以存韓，公孫龍說平原以止邯鄲之封，尉繚子說秦王以亂諸侯之謀，商君爭變法，李斯諫逐客，與結駟連騎，抵掌華屋者，無以異。可見縱橫一術，戰代諸子，人人習之，無足怪者。可謂通論。宋輕以弭兵之說，欲干齊楚之君，莊子天下篇與尹父子並論，漢志尹文列名家，宋子在小說家，當以名家爲正。

不廋蘇、秦、張儀，始然也。特以合從連衡爲其政策，捭闔抵巇，飛箝揣摩爲其學術，自蘇、張始，故得專縱橫之名，成一家之學耳。後人習聞蘇、張之名，不辨縱橫之實，不知縱橫出於行人，不察九流皆長馳說，遂疑

章氏出於詩教之言。而昧韓非並譏文學之意。非通識矣。

(六)論著文之肇興

立體次於詠歌。而爲用毗於載記者。其論著之文乎。上古淳樸。斯文未興。姬周以降。厥體漸著。彥和謂聖哲懿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斯乃尊聖之道。並崇其文也。若覈其實。則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六經之中。豈少析理之文。玄聖之言。大氏原道之作。是以孔子學易。贊聖人之意難見。

易繫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夏誦書嘆帝王之道廣深。

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苟非神理不窮。安能鑽研彌永。邪流風被於戰國。百家競作。異學爭鳴。斯事之興。有如雲起。凡所撰著。莫非論者。世人徒以莊周齊物。子秉堅白。孫卿禮樂。不韋春秋。皆署論名。遂專此號。非體要矣。蓋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經綸世務曰論。圓轉無窮曰輪。蘊含萬理曰理。篇章有序曰次。羣賢集定曰撰。

邢昺論語正義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

本斯五義論著之用。廣博可知。是以彥和衡其條流。乃著八品。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辭。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序。引者胤裔。入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識鑒之精。後來鮮及。迨夫丙部寢微。文集承變。論名既專。其義始隘。亦猶賦之爲用。廣被衆製。而屈宋之作。乃擅賦名。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者也。

(七) 諸子文學之影響

諸子者六藝之支流。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濫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其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行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正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揭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

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按劉向校諸子多稱其合於六經。今考別錄所言於申子則曰申子之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合於六經也。於晏子則曰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於管子則曰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而言要。可以曉合。誼於列子則曰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皆諸子爲六藝支流之證也。

文章之淵藪也。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晏管屬篇。事敷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校尉繚術。通而文純。鷓冠繇繇。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摩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總辭氣之大略也。總辭氣原作辭氣。文疑誤。以意之。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中略)今卽文選諸體。徵戰國之賅備。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倣時君也。淮南賓客。陳徐應劉。徵逐於鄴。

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

而昭明選文。乃謂老莊管孟之流。不以能文爲本。略而弗錄。

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

是蓋不知文之涵義。有非純取藻績者矣。且自官守降。爲私學著述之風。彌烈。觀其台章抱質。莫非絕世之才。霞蔚雲蒸。已極一時之盛。舍道言文。亦壯闊矣。是以文心備論九流。著其華采。曉嵐詆爲譌入。豈知言哉。

紀昀評文心雕龍諸子篇。此亦泛述成篇。不見發明。蓋子書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書原爲譌入。故不能有所發揮。

至於楚漢辭賦。乃縱橫之代變。

詳見後。

魏晉名理。實名法之中興。

詳見後。

墨經精辨。導因明之先路。

按墨經上下。卽印度因明學。先賢所以析辭正名之術也。與近世論理之學正同。

成栢婉諷。范彈詞之初型。

按荀子嘗有成相篇。楊倞注曰。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文弨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爲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誓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卽稱如誓無相何。佞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誓。諷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

凡斯之類。又舍人論列所未及矣。而道家玄談。尤羣言之。所滋潤。尋其影響。直與儒釋二宗鼎峙。而三鬱爲文家之奇采焉。

按我國文家內蘊之精神。其大源有三。一曰儒家。六經是也。二曰道家。老莊是也。三曰釋家。西域經論是也。釋家影響文學之處。詳見後。

蓋其越世之談。遺物之趣。曠達之識。淡泊之風。與千古文心。同符合契。是以歷代作者。每涉亂離。輒寄情玄遠。多經憂患。則傾志虛無。觀休文仲偉之論。知老莊之旨。尤衰世所尙矣。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贊。有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

鍾惺詩品序。永嘉時。貴黃老。稱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徵波尙傳。無補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按道家宗旨。極合於衰世文人心理。故江左之士。篤好玄言。至以之入詩。爲之太過。遂來平典之誚。然古來大家如淵明靈運太白。

香山東坡山谷之儔。大都寄情莊老。特非質言玄理。如孫許輩耳。

況論著之事。漢魏以降。沿流繼作者。其風不衰邪。他若退之之取法孟子。子厚之矜式韓非。明允之雜以蘇張。子瞻之兼師莊子。後來評文之士。所以探索於神貌之間者。又其細焉者矣。

姚鼎古文辭類纂序。目論辨類者。蓋源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

然則彥和所謂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者。不其然乎。

(八) 戰代文學風氣有三大宗主

戰國晚季。學術宗主大別之。有三。而文學風氣亦同其塗軌焉。(一)曰齊。風稷下諸子。談天雕龍之徒。其最著也。以理智爲主。長於辨析推衍。而其失。則驚於虛。以浮夸譎誕相尙。國卒以不競。

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闢大不經。必先繳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舉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

移。治各有宜。而符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司馬貞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又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人。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人也。又曰：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班固漢書藝文志。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劉向別錄。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又曰：遇字作轂。轂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轂也。又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劉向新序。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爲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黜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譽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

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曰：「巴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王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司馬遷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接自魏文侯好學喜士，師事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季克之徒，皆集於魏。其後列國競爭，諸侯卿相尤爭致游士，而齊威王、宣王兩世皆好士，故士之游齊爲最盛。其間如魯仲連則儒家，環淵即漢志曰駢接子即漢志則道家，鄒衍、鄒爽則陰陽家，慎到則法家。此

外如孟子、荀子、尹文、宋輕、公孫龍子皆曾客齊，亦稷下之士也。觀魯仲連說田巴之語，知其後習爲譎詭而不切於實用。故齊稱東帝，未久而衰，蓋亦夸誕之失也。

(三)曰楚風。屈荀辭賦，其最著也。其後則有宋玉、唐勒、景差之流，以情感爲主，長於敷陳諷諭，而其失則從容婉順，不能直諫，悲傷慘沮，能感人之情，而不能強人之志，而楚亦衰矣。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按荀子入楚兩爲蘭陵令。劉向別錄稱荀子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國策及韓詩外傳並載其詞。卽今荀子書中賦篇。僂詩後小歌。漢志有孫卿賦十篇。今存禮記雲雀箴五賦。合僂詩一篇。成相五篇。據胡元儀鄭其數與漢志正同。疑皆入楚後作。王應麟困學紀聞謂荀子不苟篇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以己之僂僂。受人之撼撼者哉。用屈原漁父文。因荀子適楚。在屈原後也。今案荀子家蘭陵二十餘年。蘭陵人慕之。生兒喜字爲卿。其習於楚人之風。亦可信也。

(三)曰秦風。秦人崛起西垂。政務實利。學主調和。商鞅呂不韋其最盛也。其後則有李斯以志意爲主。長於指陳利害。無齊之閎辯而檢練過之。異楚之華瞻而深切可觀。其失則刻酷寡恩。所謂政無膏潤。形於篇章也。雖多戡定禍亂之功。殊少開國恢宏之象。宜其享國之不永也。

按秦人任法。法家志意堅決。其文深刻檢練。商君之書是也。又戰國諸子爭鳴。魁異百出。秦人始有調和之論。故班孟堅謂雜家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考漢志所載春秋戰國雜家之書六家。除伍子胥子晚子外。由余則秦穆公時大夫尉繚子則劉向別錄稱其爲商君學。尸子則班固自注謂爲商君之師。劉向別錄謂爲秦相衛鞅客。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倂規也。呂氏春秋則注謂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所作。此可見秦人之尙調和矣。至尉繚子尸佼。一則爲商君之學。一則爲商君之師。而漢志商君在法家。其故亦可得而言。蓋法家重實行。其爲政必兼取諸家之長而用之。而雜家之所學。適爲集合儒墨名法之長而究其通者。此所以尤近法家。而秦之能兼并六國。其故亦在此。

彥和衡論文運升降之故。於戰國文學。極稱齊楚。而獨不數秦。殆亦以此少之歟。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颯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譽。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按彥和於詮賦篇曰。秦世不文。乃有雜賦。於奏。啟篇曰。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楙之奏勳傳。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詭。原作逕。此從太平御覽。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於封禪篇曰。秦王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大都以法家之辭。質直嚴酷。而少之也。然李斯諫逐客一書。亦辨麗可觀。則又縱橫之餘習矣。

又按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人也。是三晉之士。以從衡著稱。然蘇秦兄弟。乃周人。又從衡之士。游說諸侯。不皆聚於三晉。故不若齊楚之自成風氣。而平原門下之士。大都游俠之流。其間如公孫龍之徒。亦非以從橫名者。惟虞卿爲縱橫之士。太史公稱其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志虞氏春秋二十五篇。則列儒家。今其書已佚。無從考鏡其說。附論於此。又鄒魯諸生。當此時不周於世用。大抵抱遺經以終身。亦有聞稷下之風而悅之者。故班固敘漢代儒林。尙有魯學齊學之日也。

(九) 楚辭爲賦家之祖

自南音闕響。

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

作南音。

楚風不作。

按詩三百篇無楚風。說者以爲楚地僻遠。言語不與中國同。輟人採風所未及。故不陳於太史也。

鸞熊遺美。邈焉無徵。

按漢志道家有鸞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鸞熊知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爲鸞子。蓋書出後人。非由熊手。然徵楚邦文獻。要自鸞熊始也。

屈子襲蘭茝之奇芳。懷琬琰之麗質。抱匡濟之高志。遭流放之幽憂。行吟荒澤。眷念宗邦。其不能自已之情。與無可告愬之語。一託之於文辭。以見遂能承風人之緒。開辭家之宗。而爲百代之儀表焉。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其學識之正。則就重華而隲詞。述三后之純粹。思堯舜之耿介。陳禹湯之祇敬。

按離騷曰。濟沅湘而南征兮。就重華而隲詞。又曰。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又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迪而得路。又曰。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大都稱道帝王之道。以求君之自省。故太史公稱其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知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可以見其學術之純正矣。

言契經典體符詩雅

王逸楚辭章句。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馴玉虬以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執重華而嚮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又曰。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原作湯武據離騷改）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乎風雅者也。

蓋亦遠契鄒魯之儒風。近異南邦之玄尚者矣。

按朱子楚辭集注序曰。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此以屈原本末。閉儒家之道而少之者也。近人又有謂屈子瑰意奇行。超然高舉。厭世之思。符於莊列。樂天之旨。近於楊朱。推其原流。實本於道家者。二說皆未足以得屈子之全。朱子之說。在宋儒中。已爲平正通達之論矣。大抵宋儒好以理論文。不知文章之發。往往有情或失。

中而理實無害者。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斯可也。今觀朱子之論，亦謂屈子之文皆生於纏綿悱惻，但不能自己之至意，則發乎情矣。又謂可以增三綱五典之重，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則止乎禮義矣。然則屈子蓋亦開儒家之風，而誦六藝之文者也。安見其未聞周及仲尼之道哉。至近人疑屈子爲道者流，則孟子所謂以辭害志者也。考離騷一篇，近道家之言者，爲女嬃之辭，蓋責其不能和光同塵也。而原答辭一則曰：「依前聖以節中。」再則曰：「就重華而陳詞。」三則曰：「惟聖哲之茂行。」四則曰：「覽余初其未悔，其效法前修，寧死不渝之志甚明。」道家者流，豈若是哉。又漁父一篇，漁父諷屈子之辭，尤爲道家精意。所謂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亦即老子和光同塵之旨。而屈子則以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不能以皎皎之白，蒙世俗之塵埃，相答。漁父所以莞爾笑之也。此與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之譏孔子何異。然則屈子蓋反道家者流矣。安得爲道家哉。且卽此二節觀之，屈子學識之正，愈可見。何以言之。蓋老莊之學，盛於南國，其末流，則爲隱遯之士，置國家理亂於不顧，以圖獨善其身。此與屈子行義不符。觀太史公稱原爲左徒，博聞疆志，明於治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其忠貞勤勉若此，故招同列之怨，而來伐功之譏也。豈有樂山棲谷，汲之人而肯爲此者乎。其文辭設爲女嬃漁父之言者，正以見其不屑爲此，而愈明其悲天憫人之情也。安可以所設之辭，爲屈子之本意哉。

其情感之厚，則閱椒蘭，傷荃蕙，哀民生，悲遲暮，歎靈璫之修遠，矢九死而無他。

按離騷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而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撥又欲充夫佩幃。旣干瀆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藕車與江離。王逸注：蘭指司馬子蘭，椒指大夫子椒也。

若然。則屈子罪之之切。正其愛之之深。閔之之甚也。又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則傷君子之易節也。又曰。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則念亂之情也。又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則憂君之詞也。又曰。欲稍留此靈環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則太史公所謂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又曰。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則詩人所謂之死矢靡他也。善夫王逸之言曰。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爲高。以仗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侮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屈原寧死勿去之心。此數語盡之矣。

固已具小雅之義兼變風之情矣。

司馬遷屈原列傳。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朱熹楚辭集注。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昔。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

而其樹高風振。頹俗者尤在。不忍輕離之一念。此馬遷之所以追敘其生平。而低徊不已也。

按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間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竊嘗紬繹子長之意。蓋以戰國游士如蘇張之流。秦不能用。則之齊之楚。以屈子之才。何國不可得志。而寧死不去。此世俗所不解者。故於屈傳之後。附以賈生鵩賦。鵩賦多道家言。有同死

生輕去就之義。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義。與國同休戚。故不爲耳。子長所以讀鵬賦而爽然自失者。殆以此歟。

苟非命世之英傑。安能卓犖若此哉。至其文采。縱橫亦轢古籠今。百世無匹。觀其假象之瑰麗。取境之幽異。鑄詞之奇偉。敷采之淒艷。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昔人傳其篇成鬼哭。精靈所感。事或然歟。

沈亞之。屈原外傳。原因樵玉筍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

雖曰接軌風人。實已別啟土宇矣。彥和謂屈子之文。體憲於三代。風雜於戰國。知言哉。而或者以爲楚俗好巫。故屈辭多怪。識見凡下。抑何可笑。若夫東皇之麗則。湘君之縹緲。山鬼之靈奇。國殤之沈毅。天問之瓌詭。遠游之飄忽。招魂之華豔。九章之明切。九辨之綺妙。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所謂玉水方流。璇源圓折者也。而淺人以此訝之。謂非一手之作。斯又斥鷃之誇大鵬也矣。

按屈原所作。漢志但稱二十五篇。王逸撰集時。定爲離騷第一。九歌十一篇。第二天問第三。九章九篇。第四。遠游第五。卜居第六。漁父第七。朱子集傳宗之。謂二十五篇之旨至純。有古詩之義。宋玉以下。則辭人之賦矣。然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彥和論屈子之文。摘其四事。異乎經典。而士女雜坐等句。出招魂篇中。是彥和與太史公皆以招魂爲屈子之作矣。曹子建陳審舉表引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分云云。出九辨中。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古文楚辭釋文一卷。其篇第首離騷。次九辨。次九歌。而洪興祖據王注九章云。皆解於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吳至父因此疑爲屈子之文。謂九辨九歌兩見離騷天問。皆取古樂章爲題。明是一人之作。是九辨爲屈子之作矣。王逸大招章句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又惜誓章句曰。惜誓者不

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宋晁無咎則謂大招古奧。疑原作。姚寬則謂惜誓蓋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爲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二句所本。是大招惜誓是否屈子之作。尙未可定矣。故古來數二十五篇者。又有以離騷一、九歌九、去國爲魂二天問一、九章九、遠游一、卜居一、漁父一、大招一、惜誓一爲次者。姚寬西漢書疏證又曰。自離騷至大招。適二十五篇。今依王氏次第觀之。若九歌去二、漁父之後加九辯招魂。已足二十五之數。不應下至大招。古書篇數難明。未可強說。余意九辯招魂當屬屈子。大招明是擬作。惜誓自可屬之賈生。惟九歌必去二。始合二十五之數。亦嫌武斷。此二十五篇中。獨卜居漁父有屈原曰云云。或非出屈子自作。去此二篇。頗符漢志。然除王逸漁父章句有楚人叙辭相傳一語外。別無確證。亦難臆定。又洪興祖曰。子雲畔牢愁所昉。自惜誦至懷沙止。吳至父據此。疑懷沙以後不盡屈子之詞。曾文正公則疑惜往日乃後人僞託。吳至父推闡其說。謂此篇前有遂自忍而沉淵。卒沒身而絕名二句。後有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離君之不識二句。似非屈子自語。又悲回風通篇皆叙屈子憤懣自沉。而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二句。乃歎其死之無益。亦豈屈子所自爲。其識甚卓。然則去此二篇。存卜居漁父。入九辯招魂。亦合二十五之數。蓋九歌九章非以九記篇。殆同詩之稱什。故九歌可十一。而九章止七篇也。附屈子作品目錄。見下卷。

及其徒宋玉之爲益以恣縱。雖能揭靈芬。振奇采。而情志靡勝。與物婉轉。諷一而勸百。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則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漁乎若翔風之運輕綬。麗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推拍宛轉。冷汰其義。穀驟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

故子長論其從容。

司馬遷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按史遷之言。並指宋玉唐勒景差。今唐勒之賦已亡。觀景差大招一篇。其辭旨不如宋玉之鉅麗。故洪興祖謂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倡之也。

孟堅謂其侈麗。

班固漢書藝文志。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仲洽病其淫浮。

樂虞文章流別論。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

彥和稱其曄燁。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按彥和此論。雖兼包屈宋。然曄燁奇意。出乎縱橫之俗。要以宋玉爲多。合馬班仲洽之說觀之。可知也。

所謂辭人之賦也。然其材藝之美。揚馬莫追。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惟楚多才。儻其然乎。

【附】屈賦二十五篇作者異名及篇數異說表

(十)國殤	(九)山鬼	(八)河伯	(七)東君	(六)少司命	(五)大司命	(四)湘夫人	(三)湘君	(二)雲中君	(一)東皇太一	九歌	離騷	
										十二	一	【一】 王本 舊傳 次第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姚寬 記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沈 1
										十二	一	2 欽
										十二	一	3 韓
										十二	一	4 說
										十二	一	【四】 今之 1 結論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2
文選無												

(十一)禮魂																			文選無 王夫之以爲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送神之曲也
天問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九章	二三	二〇	二一		二三														
(一)惜誦							十四												
(二)涉江							十五												
(三)哀郢							十六												
(四)抽思							十七												
(五)懷沙							十八												
(六)思美人?							十九												沈與祖曰以下四篇揚子雲不擬疑非盡原作
(七)惜往日?																			曾國藩吳至父疑此篇非原作許學夷已有此說
(八)橘頌							二〇												吳至父謂原少作
(九)悲回風?																			吳至父疑非原作許學夷已有此說
遠游?	二三	二二	二三				二〇												吳至父疑非原作
卜居?	二四	二三	二三				二一												據王逸漁父叙楚人叙辭相傳之說疑此篇亦同例
漁父?	二五	二三	二四				二二												王逸又曰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則此篇非原作
九辯?							二三												王逸定爲宋玉作今據曹子建吳至父說定爲原作舊分十一章朱子更定爲九章又選錄前五章無弱後謂語類自傷當出原作

招魂？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五	二五	王逸定爲宋玉作今據太史公劉彥和說定爲原作張廉卿吳至父同
大招？		二四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王逸以爲景差作又疑原作洪興祖疑非原作晁無咎疑原作
惜誓？		二五								王逸以爲賈誼作又曰不知誰作姚寬以爲原作

【一】王本舊傳次第

【二】姚寬說

【三】沈欽韓漢書藝文志補注曰：自離騷至大招適二十五篇。今依王本數之，有此四種之不同。但第一種不數國殤禮魂。係據文選無此二篇。立說亦未當。因昭明本選文偶爾未選，不可即謂屈本無此二篇。第二種不數惜往日悲回風遠游。係據吳至父說。然招魂與大招並收，亦未當。因招魂大招二篇，必有一篇爲後人所作也。第三種不數遠游從吳。不數卜居漁父。係據王叙說。而招魂大招必並數。其不合同第二種。第四種九章不數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從洪氏。不盡原作之說。而招魂大招亦必並數。其不合亦同第二種。沈說終離騷也。又或據王逸總叙謂王數二十五篇乃指九歌以下篇數。然不數離騷已無理。又王氏天問叙又有原所作二十五篇之言。則王氏非不數離騷也。

【四】今折衷各說。定篇數如表中下列兩種。其第一種，不數惜往日從會吳說。不數悲回風遠游從吳說。不數卜居漁父用王逸楚人叙辭相傳之言。但九辯必占四篇。方合二十五之數。其第二種，九歌不數禮魂用王夫之說。思美人以下四篇不數用洪興祖子雲不擬之說。不數遠游從吳說。不數卜居漁父用王逸說。而九辯必占七篇。方合二十五篇之數。考九辯分章多不同。其不必爲九章則可知。然則九辯占七篇之說比較近理。古書篇數雖明。祇求其近是而已。

【附】孫梅友松楚辭作家略錄（見四六叢話卷五今增七家）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憤而作離騷（史記）

宋玉原弟子。有集一卷。與屈並稱於世（直齋書錄解題）

淮南王安作內篇及離騷傳（漢書）

朱買臣言楚詞說春秋（同上）

被公宣帝時人能爲楚辭(同上)

劉向集楚辭十七卷(直齋書錄解題)

揚雄作反離騷及廣騷又旁惜誦以至懷沙一卷名畔牢愁(漢書)

王逸著楚辭章句行世(後漢書)

梁竦作悼騷賦(同上)

應奉著感騷三十篇(同上)

郭璞注楚辭十卷(唐志)

楊穆著楚辭九悼一卷(隋志)

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同上)

徐邈楚辭音一卷(同上)

宋處士諸葛氏楚辭音一卷(同上)

孟輿楚辭音一卷(同上)

釋道騫道騫能爲楚辭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皆祖騫公之書(同上)

劉杳著離騷草木疏二卷(同上)

無名氏著離騷釋文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洪興祖楚辭考異一卷(同上)

晁補之重定楚辭十六卷續楚辭二十卷變離騷二十卷(同上)

周紫芝楚辭贅說四卷(同上)

朱熹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又有楚辭後語六卷(同上)

林應辰著龍岡楚辭說五卷(同上)

黃伯思校定楚辭十卷翼騷一卷洛陽九詠一卷(同上)

呂成公離騷章句一卷(郡齋讀書志)

林至楚辭補音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王勉楚辭章句二卷楚辭釋文一卷離騷約一卷(宋藝文志)

吳仁傑著離騷草木疏四卷(四庫全書目錄)

【增】錢杲之離騷集傳一卷(書目答問)

祝德麟離騷草木疏辨證四卷(同上)

蔣驥山帶閣楚辭注六卷餘論二卷楚辭說約一卷(同上)

陳第 屈宋古音義三卷(同上)

毛奇齡 天問補注一卷(同上)

戴震 屈賦注(廣雅堂叢書)

陳騶 屈子生卒年月考

(十) 嬴秦統一與文學

嬴政席累世之餘威。承六國之積弊。用斯高之法制。棄文周之典型。雖其統一之業。赫然一時。而開創之基。未能宏遠。秦仲之祀。忽然遂斬。後人追論秦。迨莫不歸罪李斯之燔書。竊嘗考其用意。蓋亦病夫戰國末俗。而思有以震盪。燭除之者。故其厭私學之橫議也。遂主學由官。守惡道古之害今也。遂欲法夫後王。燔書一奏。意自明白也。

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頌秦功德。以爲廢諸侯爲郡縣。傳之萬世。無戰爭之患。上古之所不及。而博士淳于越則以爲事不師古。未能長久。於是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郡守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諒

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李斯傳亦載此書。禁之便下。作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燔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雖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觀此。則燔書之禍。蓋起於變古泥古之爭。李斯之奏。有可留意者五事。其所譏之古。蓋指戰國之際。一也。其非私學而主以吏爲師。卽欲反於學在王官之制。二也。其說以師今而不學古爲主。卽荀卿法後人之意。三也。其燔除文學詩書百家語。卽韓非詬病文學游談之意。四也。其曰道古害今。虛言亂實。則深中戰國末俗之弊。而思有矯正之。五也。綜而論之。大抵自王官失守。學散私門以來。各據所學。以相爭。初猶學術思想之異。後乃及於政治法制。而未流拘泥褊隘。往往失其本師精意。遂爲世所詬病。此荀卿韓非所以皆思有以廣清之也。特其位卑權輕。不能見諸實行。李斯以丞相之尊。藉開國之勢。自可肆意爲之。故有此嚴峻之令。揣其用意。雖不主學古。實欲返於私學未興之初。獨惜其所學。乃補偏救弊之術。不足以供創業垂統之用。故於立國本根無所建樹。而始皇所爲。如土木之煩。巡行之擾。與夫黥武求仙之夸誕。斯不但不能匡正。且與有力焉。是以弊未去而亂已作也。

其風及於文學。遂亦矯焉自異。是以李斯王綰之作。銘金刻石之文。嚴峻渾重。曠世無兩。雖乏弘潤。殊有霸才。申者李氏謂其辭氣。便欲破除詩書。自作古始。信矣。

班固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奏事二十篇。自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沈欽韓曰。泰山刻石。一琅琊刻石。二之罘刻石。三東觀刻石。四碣門刻石。五會稽刻石。六二世元年東行郡縣所刻石。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之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

帝成功盛德焉。丞相斯請具刻詔書。刻石凡七也。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不載其辭。

按彥和論秦文。多貶辭。而獨稱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有疏通之美。李申者評泰山刻石。謂秦相他文無不詻麗。頌德立石。一變爲樸渾。知體要也。其詞其氣。便欲破除詩書。自作古始。今觀刻石各文。渾重之外。殊有法家嚴峻之氣。彥和許其文澤。似未盡當。申者謂爲樸渾。亦對斯他文詻麗而言耳。惟其破除詩書自作古始之論。獨具卓識。大氏李斯初亦不無戰國策士之習。及統一功成。遂有變俗更新之意。故於金石文字尤致意焉。

至於漢志所著雜賦。

按班志賦家。有秦時雜賦九篇。次荀卿賦。後當亦效物之體。彥和證賦。謂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此。

史記所稱仙詩。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秦王滅典。乃造仙詩。本此。

篇章久佚。莫由尋討。揣其氣體。亦必不同。往製。然則嬴秦短祚。實具變古開今之才。假令享國長久。未必便蒙不文之誚也。此則論世之士所當垂意者也。

(卷一已完全書續登)

德國大批評家兼戲劇家 **雷興誕生二百年紀念** (錄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

Go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一) 雷興略傳

曠古天才葛德 (Goethe) 葛德像及雷興像並見本誌第五十三期插畫 在其自傳中言曰。

雷興之拉奧空一書 *L'Iconon* 本誌以前各期漢譯作南阿空 影響於吾人之大。惟爾時之青年乃能覺識之。(中略) 久遭誤解之即詩即畫 *De*

Pictura Poesis 之原則 (按此為羅馬詩人霍萊士 Horace 之語支配歐洲文學界自十六世紀中葉以至十八世紀中葉凡二百年) 至是乃立見被除。而雕塑藝術與文章藝術之界別乃顯。無論二者之基底 何連接。至是其峰頂乃見分隔。雕塑藝術必當以美者為界限。惟著作家得跨越之。凡有重大意義者皆彼所不忽棄也。雕塑藝術為外感 (External Sense) 而工作。外感者惟美象能滿足之。文章藝術為想像而工作。在想像中。美醜可並容。此燦爛思想之一切結論有如閃電。撼爍吾儕。一切舊日之批評學說皆被拋除。如棄敝服。

拉奧空不過雷興等身之著作中之一。而葛德所論又不過其書中之一端而已。然即此已可見雷興在文學史中之地位矣。

雷興之生先於葛德二十載。恰當距今二百年前。即一七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是也。方是時也。歐洲文

學界以德國爲最衰寂。法國則 *Grand Siècle* 四時代 之餘耀猶照映文壇。英國則巨靈彌爾頓雖凋謝已久。而狄佛斯威夫脫阿迭生蒲伯輩繼往開來。前途靡艾。而德國則何如者。自經三十年戰爭後。創鉅痛深。國疲文敝。詩則囿於矯揉堆砌。但事描寫。戲劇則新古典派以摹倣法國爲事。亦步亦趨。徒襲形式。而毫不足以表現德國民族之感情與特性。與今日中國之所謂歐化文學。正復同科。此類作品。陳陳相因。文界遂奄奄無生氣。至十八世紀中葉。始有兩大作家出現。一曰克洛勃斯托克 (*Klopstock*)。一曰雷興。筆路藍縷。開德國文學史上之黃金時代之先路。克洛勃斯托克予德國詩以感情與生命。雷興則樹立真正德國戲劇之良模。奠定近世文學批評之基礎。厥功尤偉矣。

雷興者。德之撒克遜邦 (*Saxon*) 嘉門慈鎮 (*Kamenz*) 人。其父爲績學而皈依極嚴之新教徒。任本鎮宣教師終身。其母爲尋常之鄉曲婦女。雷興幼即頭角崢嶸。爲父母所期許。年十二。由本鎮小學轉入邁森城 (*Meißen*) 之聖亞佛拉中學。以入學試驗成績 (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及新教問答) 優異。擢升第二年級。是校課業。以新教教說及拉丁文爲主。希臘文及希伯來文次之。數學自然科學及歷史又次之。而德文則幾於全不措意。惟教授極認真。且校課一時與自修一時相間。在自修時。學生得自擇己意所喜之學。請益於教師。雷興所擇爲羅馬戲劇。時聖亞佛拉校有教師克林謨 (*Klime*) 者。爲有名之數學家。且博通古典文學。能讀英法意文。彼有一格言。謂語言不過學問之工具。不通數學及哲學。則不足

雷 興 像



然也。在聖亞佛拉校中。雷興之天資及學績。並超其儕輩。時已斐然有述作之志。詩文劇曲。遍加嘗試。於當世最新之人生及宇宙學說。皆涉其藩。惟此時少作。無足傳者。其中少年學者。一劇後此在來比錫大學會修正刊行。顧亦平平耳。然是亦無足異。蓋雷興卒業斯校時（一七四六年）纔十七齡耳。雷興之學識。已廣於校中所有之課程。屢求去。至是年六月。乃得校長之許可。去之日。用拉丁文爲臨別之演說。禮也。其題曰夷國之數學。（夷國指希臘羅馬以外諸國）其級友 Birchholz 爲德文詩一首以答之。

爲學者。雷興極欽慕其人。從其問學甚殷。恒至深夜不息。以熱情之好尚。研習數學。歐克里得之書。興雷與富於邏輯性之心智。尤相契合。雷興欣喜之餘。且譯其前四卷爲德文焉。（原爲希臘文）此後雷興每治一種學問。無論爲詩。爲劇曲。爲寓言。必皆釐其界限。疏其條理。尋其法則。蓋其得力於數學者深。其所以能成爲近世第一大批評家。非偶

題爲昆蟲之數學智識。以此觀之。爾時十七八歲之中學生之造就。視今日中國之中學生爲何如耶。是年九月。赴來比錫大學。入神學科。父命也。是時。來比錫爲德國出版界之中心地。而亦葛脫雪德（Gottsched）（1700—1766）一派步趨法國之文人之中心地也。雷興以初出鄉曲之書癡。與大都市之文明習尙。殊相扞格。二年後。致其母書曰。

初來數月。生活之孤寂。視在邁森時爲尤甚。恒在書叢中獨自探索。後始覺書足以致吾爲學者。而不足以致吾爲人。吾於是放膽雜入同學羣中。天乎。吾乃知吾與彼等之殊異如此其大也。鄉人之怯懦笨拙而未經鍛鍊之身軀。對於社會禮節之愚昧。黯鬱落之態度。使人一見輒疑吾心存輕蔑者。凡此皆自省所發現之美德也。（反語）吾此時乃感覺前此從未感覺之羞愧。知恥之效。使吾發憤。決自改善。一切勞費在所不顧。吾乃習跳舞。習擊劍。習高躍。吾於此諸事進步之奇速。使前此預斷此等事爲予力所不能者。至是亦不能不驚服。予尋求羣侶之生活。欲以學習處世。予暫時將嚴正之書放下。爲欲與他人應接。此事視讀書更爲可樂。且或同等有用也。

於是交遊日廣。徵逐日多。時來比錫有女伶紐白者。爲全城觀聽所注。而雷興之全副精神亦被吸引於其劇院中。旋得一同學名懷沙者。亦有同好。相與披讀英法劇本。考究戲劇之法規原理。然二人皆貧。莫供願曲之資。乃請於紐白。爲譯述法文劇本。以易免費入場之權利。因漸與紐白諸人相稔。時備顧問。用是雷興雖未嘗粉墨登場。而得習知舞臺上之情形與需要。爲他日戲劇批評與創作之根據焉。時雷興

之表兄麥里士Merris亦居來比錫。屢辦短命之期刊。雷興於其中始以詩歌及戲曲與世人相見。雖非成熟之作。然頗受儕輩之傾慕。未幾。克洛勃斯托克亦赴來比錫。然雷興雅不喜其一派文學。終未與之遊。一夕。與戲院中人論葛脫雪德派文人所作某戲曲。雷興短之。或曰：「然則子能爲一勝於是者乎？」雷興應之曰：「能。且將爲之。」歸取其舊作少年學者。大加修改。持示紐白。紐白一覽。大賞其才。以爲德國戲劇界初昇之旭日。立爲之排演。然雷興此劇。言詞雖佳。其於個性之表現。事蹟之創構。所造甚淺。然以恆人鑒賞力之缺乏。又因其時來比錫有一假學者。與劇中主人相類。遂大受歡迎。初雷興入大學。本習神學。未幾。知宣教師之生活非己所適。改習語言學。旋復棄去。欲習醫。選受化學植物諸學。然其心實惟戲劇是驚。戲劇家固當時教會中人所視爲無行文人者也。至是少年學者。一劇既出。流言傳至其家。又雷興與麥里士友善。而麥里士在故鄉中固不理於衆口者也。以此二故。其父深懼雷興墮入下流。矯言其母病亟。召之速歸。一見方知其所慮之過。雷興居家數月。復返來比錫。至則紐白之戲院已因虧折歇業。諸伶雲散。而雷興曾爲數伶保債。其人既逸。債主遂臨雷興之門。然尤有足破壞雷興心中之安寧者。則某伶之女名羅蘭芝(Lorenz)爲雷興所戀慕者。芳踪已渺。彼女從未嘗與雷興親暱。然是時雷興之心魂竟爲之搖盪。其後特赴納也維。謀重晤之。然麗人之青眼固不易加於寒士也。

雷興爲債主所迫。來比錫不可居。遂隨麥里斯赴柏林。時一七四八年七月也。途次偉敦堡(Wittenberg

。雷興抱病獨留。比愈而麥里斯在柏林亦無所遇而歸來比錫。雷興遂入偉敦堡大學。仍習醫。而實心馳於文學。續成戲劇數種。並編定詩集付印。然未幾債主追蹤而至。與訂攤還之約。雷興毫無所入。亦無謀生之徑。會麥里斯復往柏林。爲一重要雜誌之編輯。雷興遂以一七四八年十一月潛逃往依之。立意舍棄大學之生涯。而以著作自給焉。柏林爲普魯士首都。時右文之普王弗列得力大王卽位已八載。方禮養法國大文豪福祿特爾於其廷。（其後雷興亦嘗爲福祿特爾座中之客。爲任翻譯之事。）然普王所重者惟法國文學。德國文學爲舉世所卑視。柏林學會之演講及會議。且用法文焉。在此時代之柏林。欲以德國文學謀生。殊非易易。雷興初爲一書店任編輯之事。及其他種種文字之小勞役。間亦自撰劇本出版。頗受世人注意。一七五零年。與麥里斯合辦一雜誌。名對於戲院之歷史及改革之貢獻。在其序言中。雷興始言。將來德國國劇宜模倣英國戲劇。而不宜模倣法國。自第二期起。發表所譯羅馬普羅突斯（Plutus）之俘虜（Captivi）一劇及其批評。出至第四期。以與麥里斯見解不合。引退。次年。任勿斯時報（Vossisch Zeitung）文學副刊主筆。此時雷興之文筆已臻成熟之境。居未幾。忽厭倦報館生涯。思得幽居潛思。決返偉敦堡。時其弟狄奧菲拉斯（Theophilus）方肄業於偉敦堡大學也。然在離柏林之前。尙以一事觸福祿特爾之怒。後此食其惡報焉。福祿特爾成一劇。擬以最先印成之一部進呈普王。其友某女士。欲求先觀之。快而不可得。福祿特爾之書記某。以其校對樣本私假與雷興。雷興轉借之於他人。

某女士因得見之。遂詰責福祿特爾。福祿特爾大怒。然雷興不知其所種之惡果。已攜其書赴偉敦堡。待福祿特爾貽書追索。乃還之。此事喧傳柏林。而普王亦聞之矣。

雷興以一七五一年十二月杪至偉敦堡。與弟共讀於大學。始研究羅馬詩人馬薛爾(Martial)及其他銘詩(Epigram)作者。探求銘詩之法則。並自作以爲試驗。次年四月。得文學士學位。仍留其地。以筆墨自食。至年底。乃返柏林。復任勿斯時報文學副刊主筆。繼續至三載之久。

是時雷興已自覺在德國文學界足以翹然自立。一七五三年。其詩文集二冊出版。至一七五五年。共出六冊。次年。獨辦一戲劇期刊。名雷興戲劇叢刊。以介紹外國戲劇爲任務。內容爲西班牙及法國劇本之節譯。次年。沙拉珊博孫女士(Miss Sara Sampson)一悲劇成。此劇之出。實予葛脫雪德一派之戲劇理論以最後之致命一擊。而奠定德國國劇之基礎。雷興謂德國戲劇當擺脫法國古典主義之羈絆。而模仿英國更自由更自然之方式。此劇卽其學說之實驗。劇中背景人名。皆取英國。其本事略如下。沙拉女士與其情人瑪賴方德(Mellefond)偕逃。宿於一客店。爲瑪賴方德之舊好馬烏德(Marwood)所發現。往告沙拉之父。以其匿處。繼復以計求瑪賴方德許與沙拉一見。見則巧言說沙拉。使其與瑪賴方德離心。旋聞沙拉之父願恕其過。後往晤沙拉。毒死之。沙拉畢命於其父之前。而瑪賴方德則奪馬烏德手中刀自刎。此劇所現情感。悲慘至於極度。其中對話恆冗贅可厭。其人物之描狀亦頗粗疏。不二十年。遂成

過去之物。然在當時風行一世。德國戲院家家傳演。當此聲名躍起之際。雷興離柏林而赴來比錫。蓋又厭倦柏林之生活矣。

至來比錫。有撒克遜富人子溫克（Winker）擬遊外邦。約雷興與偕。甫至荷蘭而七年戰爭起。普王引兵攻撒克遜。溫克瞻念故鄉。輟遊而返。雷興旅食來比錫。終不稱意。遂於一七五八年五月復返柏林。居二年。此二年中。其在文學上主要之事蹟。厥爲最新文學通信之投稿。此爲一期刊。而以書札體出之。假設受信者爲一作戰負傷之軍官。雷興於其中評隲當代之著作。於維蘭德（Wieland）及克洛勃斯托克。皆與以極公允之批評。又嚴劾繙譯界之謬誤。加入神學之辨論。而最重要者。則爲辯護莎士比亞之文字。當時「新古典派」詆莎士比亞之作爲粗野鄙倍。不足登大雅之堂。雷興謂莎士比亞之遵守亞里士多德規律。實視康乃（Cornelle）拉辛（Racine）（皆新古典派所崇奉之法國戲劇家）爲謹云。以理智及科學方法批評文學。雷興之文學通信實開其端矣。馬考萊謂雷興爲歐洲批評家之第一人。未爲過也。

自一七六〇年秋。至一七六五年夏。雷興居勃拉斯老（Breslau）任陶思津（Taustzien）軍長秘書。其職甚閒。因得潛心著述。其生平不朽之二大作（一）拉奧空（二）彌娜封巴倫赫爾穆戲曲（Minna von Barnheim 一名軍人之福）卽於此時完成。茲論彌娜一劇。（此劇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楊震文

博士譯本附注釋。北京景山書社經售。定價八角五分。吾人所見楊君譯德國劇。皆極謹嚴正確。其白話文亦流暢。實今國內不可多得之學者的繙譯。故樂爲介紹於此。此劇爲德國喜劇之第一部偉作。雷興苦心經營。實竭全力。嘗寓書友人曰。『此作若不優於吾以前諸劇。則吾將永與戲曲絕緣矣。』其自信果不虛。所有雷興之創作品。皆以工力見長。而缺乏詩人之天才。然彌娜一劇終不失爲十八世紀之一大名著。其特點尤在切合當世之思想與時事。此劇之本事。略如下。初。義俠之少佐封特爾罕穆與貴女彌娜有婚約。戰事既終。少佐失職。淪落天涯。資斧告罄。逆旅主人遷之於湫穢之下室。而以其舍居新來之一貴女。少佐以一金指環質抵所欠。遂行。此貴女卽彌娜。來尋少佐者。蓋少佐自以降處寒微。不足爲彌娜偶。絕而避之。逆旅主人以金環示彌娜。彌娜驚喜失措。立爲贖之。而召少佐至。少佐意不少動。彌娜問其故。曰。吾之良心。命我忘爾。問何謂。曰。『小姐聽之。小姐不呼我爲特爾罕穆乎。其名是矣。然小姐以我爲猶是曩在祖國所識之特爾罕穆乎。猶是一茂美之男兒。志氣發揚。身心健奮。榮華幸福之柵。當前廣開。縱不值小姐之鍾情授手（授手謂許婚也）亦日進而有值小姐之鍾情授手之望者乎。此特爾罕穆今已非我。猶我之非吾父矣。我今非他。乃落職喪譽之特爾罕穆。一廢人。一乞丐而已。若此之人。小姐將踐前言而以身許之乎。』彌娜執其手。笑慰之。少佐不顧。脫手而去。彌娜乃計使其女僕詭言於少佐。謂彌娜之叔聞彌娜與少佐定婚。以其爲普魯士軍官之故。已褫奪彌娜繼承之產。此言使少佐立

奔赴彌娜所。而彌娜故作莊嚴之態曰「不欲累君。」且還其指環。俄而普王書至。彰少佐之功而復其職。以下結果。讀者可猜得之矣。

一七六五年夏。雷興復至柏林。時皇家圖書館長缺出。雷興亟欲得其位。或薦之於普王。王記其開罪福祿特爾之事。不報。乃刊行拉奧空及彌娜封巴爾罕穆。於是此德國文學界方昇之旭日。遂爲人人所共見矣。一七六七年四月。雷興赴漢堡。任其地之國立劇院批評員。並編輯該院出版之漢堡劇學(Hamburgische Dramaturgie)雷興於其中繼續發表其戲劇學說。然不一年。劇院失敗。劇刊亦停。雷興在漢堡時。獲交一絲商康尼。及其妻伊華。過從極密。伊華爲一明慧而風雅之女子。年可三十五。一七六九年。康尼客死。雷興爲料理其家事。又或因對伊華之柔情。故遲至次年四月。始應布倫斯威克(Brunswick)侯之招。離漢堡而就武芬布泰(Wolfenbuetel)圖書館長任。次年。復至漢堡。與伊華秘密定婚而返。雷興自爲羅蘭芝絕後。二十餘年。無論在生活及藝術上。皆未受異性影響。至是勞苦半生。乃得知已於遲暮。浪漫之情趣。雖已成過去。然其感激悲喜之情。當何如也。

是年愛彌利亞嘉洛脫(Emilia Galotti)一劇成。此爲城市生活之悲劇(Buergerliches Trauerspiel)與沙拉一劇同。其本事略如下。加斯塔拉(Quastalla)王子。慕愛彌利亞之色。而伊已許婚伯爵亞畢安尼(Appiani)。王子從謀士之策。俟愛彌利亞與伯爵同車。遣人要之於近王邸之道。而殺伯爵。後使人

伴救愛彌利亞至王邸。愛彌利亞之父。從王之所棄之嬖人某。悉王子之謀。恐其女爲王子所辱。手刃之。此劇之最大之缺點。卽愛爾利亞之見殺於其父。太背情理。然除此點外。實爲極可欽佩之悲劇。論其結構及人物之描寫。實可廁於德國最優戲劇作品之林。然雷興對於文學界有主動的影響之著作。此爲最後一次矣。

居武芬布泰圖書館四年。布倫斯威克侯待之尙優渥。然薪俸不甚豐。雷興以積逋待償。時苦不給。室家之營。更無論矣。以故屢欲求去而作別圖。布侯慰挽之。並許使兼他職。而遷延久之。未踐其言。一七七五年。布侯之弟利奧樸 (Leopold) 偕雷興同遊意大利。歷時凡九月。雷興之行也。至納也維別伊華。而託友人某轉遞此後其與伊華之來往書信。雷興本預定游期甚短。而利奧樸流連不知作歸計。雷興殊快。快而其致伊華書久不得復。再致第二第三書。仍消息渺然。念伊華非變心。卽劇病人間最焦急難堪之事。無以過此。然雷興惟有安心任命。靜待事實之證明而已。比歸始知其書函皆爲其友人等閒擱置。而伊華亦苦矣。時雷興在武芬布泰之地位仍未見改進。雷興乃上書布倫斯威克侯。具道其抑鬱不平之意。伊華讀其稿。謂雷興曰。「吾縱前此未嘗愛君。但讀君此書。亦當爲君傾倒矣。」此書今不傳。不然。當可與約翰生上 Chesterfield 伯爵之名札比美也。布侯終能下士。得書未久。卽踐前言。雷興生活問題既解決。遂於一七七六年十月與伊華結婚。卜居與圖書館對。蓋雖祇半日之睽隔。亦欲減小其距離至

最低限度。其相愛之深可知矣。然即此遲暮之綺夢。亦等曇花。結禱期年。而伊華以產難死。越四年。爲一七八一年。雷興憔悴之餘生亦結束。自愛彌利亞一劇以後。雷興主要著作。皆爲宗教上之爭辨或訓說。即其 *Nathan der Weise* 一劇（一七七九年）亦爲教說之工具。而乏文學價值。茲皆無述焉。

（二）拉奧空述評

上文略述雷興之行蹟及其主要著作既竟。其著作中最有不朽價值而可爲雷興智力上成績之代表者。厥爲「彌娜封巴倫赫爾穆」一劇本及「拉奧空」*Laocoon* 一論文集。前者爲其創作上之最大貢獻。後者爲其批評上之最大貢獻。前者上文已論及。後者「拉奧空」一書。爲文學批評史及美學史上之要典。而國內尙未有人爲充分之介紹。故吾人特借此機會。撮述其要如下。

此書之所以名者。當時有名之希臘藝術史家溫克曼 *J. J. Winkelmann* (1717—1768) 嘗以桓吉爾

(*Virgil*) 史詩中敘述拉奧空見殛於神遣之毒蛇事與希臘人以此事爲題材之一雕刻品（即名拉

奧空）

按本誌第八期挿畫會登此像題名曰僧人遇蛇像。

比較。以爲前者描寫拉奧空痛楚至極。張吭厲號。醜態斯露。後者之表

現拉奧空也。臨難掙持。筋肉奮張而神色鎮靜。足見其精神之堅強偉大。而益使觀者感覺其苦痛之深刻焉。因以此定後者之優。前者之劣。雷興曰不然。二者之不同。由於此兩種藝術之性質及限制之不同。未可以此論其優劣也。以此事爲發端。雷興因進而論詩與繪畫雕刻之性質及其限制。

拉奧與空雕像



表現之對象之各部分不能同時呈現於吾人之前。故詩歌最宜於描寫進步的歷程。最宜於描寫動作而不能用以摹狀靜的形體。蓋各部分時呈示則失去其全體在一剎那間所生之效果也。繪畫及雕刻非絕對不表狀動作者也。惟其表狀動作也以物體。詩歌非絕對不表狀物體者也。惟其表狀物體也以動作。

繪畫及雕刻乃空間之藝術。用顏色線畫及立體爲工具。以摹狀理想的自然 (Ideal nature)。其所摹狀者只能爲剎那間之靜態或動態之一斷切片。換言之。其對象以物體爲主。其對象之各部分在空間上相連接。而同時呈現於吾人之前。試一觀攝影片便明此理。詩歌爲時間之藝術。以聲音 (代表以文字符號) 爲工具。聲音者在時間上相連續者也。其所

以上皆自明之理。其淺顯幾無待證說。而由此觀之。「即詩即畫」之論。若解為詩畫之對象可以相易。作用可以相代。則其說之破。不待攻矣。由以上之前提。復可演繹出下列之結論。

【一】美術家既只能採用自然在一瞬間之相。（繪畫家所受之限制尤甚。只能採用此一瞬間相之從一觀點所見者耳。）而其作品非以供一瞥之過目。乃以供長久而重復之審覽者也。是故此瞬息及此觀點之選擇。殊非易事。能容許想像自由活動之意境。斯為合選耳。有此。則凝視愈久。想像之所益愈多。而吾人自信所見愈豐富。在一情感之全部歷程中。其最不適宜於此條件者。莫如其最高之階段。蓋過此以往。無復餘意。極端既呈於目前。則足以撥幻想之翮。使不能翱翔於感官所得印象之外。而迫其安於薄弱之影像。是故若表現拉奧空喟然呻歎。則吾人在想像中能聞其哀號。若表現其哀號。則苟非想像其在極缺乏興味之情形下。無能昇於所表現之上。或降於所表現之下。是故吾人當或見其呻吟。或見其已死。

【二】復次。此一刹那。經美術之表現而得不變之續存（Duration）。是故所表現此刹那之相。必不宜屬於過渡性質。凡驟來驟去。或僅有俄頃存在之相。無論其為可悅或可懼。一經美術之延長其存在。則賦以一種不自然之性質。使吾人每重覽一次。所得印象愈弱一分。最後且對其全部生厭惡之感。試就拉奧空而論。彼劇烈之痛楚。使彼厲號者。當不久即消失。不然。則使受者毀滅。是故若極忍耐極果勇之人。

而厲號。彼必不爲之無聞。而美術上之表現。使成爲類似久續之動作。則苟非弱其效力。卽儕之於童稚之使性無制矣。

【三】此刹那之相。必須選擇最足以代表其對象之特性者。不然則流於膚泛。以上三例。可以一語總括。卽美術須選擇蘊蓄最富（The most pregnant）之刹那間相是也。

【四】詩人欲使抽象之觀念人格化。但以其名稱及其在詩中之動作。已足以顯示其特性。惟美術家不能使用此等工具。故必須於其人格化之觀念上。加以特別之徽誌（如中國魁星持筆之類）使其易爲人所認識。此等徽誌。因其隨對象而殊。且各有特殊之意義。因構成所謂「隱喻形像」Allegorical figures。

【五】當日所能見之境界與目所不能見之境界同時存在時。詩歌能表現之。而美術之摹狀則有不可克服之困難。例如荷馬史詩中描寫兩將相鬪。每有天神暗助。或當重要之機緣。天神出現。爲人目所不能見之事。若用圖畫或雕刻表現之。則本當日所不能見者。成爲目所能見矣。舊日畫家於不當見之天神。例以輕雲或薄霧罩之（此中西圖畫皆然）。然終不符本相。因此等雲霧在想像中實不存在也。又例如（此例爲作者所附益）詩中人物可使臥床或隱几而同時作奇夢。此亦美術所不能表現者。中國昔日繪畫者例以一曲線自睡者頂引出。稍進乃歧爲二。乃劃出一空間。於其中表現夢境焉。此亦極

荒謬之事也。

【六】詩歌既不將一對象之各部分同時並呈。又所表現者不僅一刹那。故醜惡之動作。因其部分之離異。又因其與前後美善之行爲相照應。不獨其醜惡之效力減殺。且可資襯託之用。是故醜惡雖不容許於美術中。而可容許於詩歌中。雷興之言曰。

彼詩人每完全忽略此種資料（外形及體質之美好）。蓋其詩中之英雄若博得吾人之尊敬。則其高尚之性質既先入吾人之心。吾人將不復措意於其身體之形式。即措意焉。亦因先有良好印象之故而思其形縱不美好亦當不可厭。要之。凡詩人所不立意表現之外體的形式。吾人必不加意。當桓吉爾詩中之拉奧空哀號時。吾人寧必覺其口之擴張而此張口爲醜惡歟。非也。（中略）無論對於目可有如何之印象。其對於耳實爲一強有力之感動者矣。

此言對象之部分離異之效也。又曰。

詩人無須集中其圖畫於一刹那。彼可應用其英雄之任何動作而遠溯窮追其前後種種相。每一種相在美術家當成一獨立作品。而在詩人不過爲其英雄之一種性行而已。即使此性行單獨觀之。於讀者之想像中生不良之影響。而或有以前之敘述已爲之備。或有以後之敘述爲之補救。用能失去其孤獨之印象。而其與前後組合反生所能得之最良效果。是故因受肉體並痛苦而厲號。縱爲不雅之事。然使其人之其他性行。已得吾人之敬仰。則對此暫時之小小失禮。復有何惡感耶。桓吉爾之拉奧空固厲號。然此拉奧空非他。乃即吾人久已尊禮之有遠見的愛國者而慈愛之父也。吾人視其厲號。不由於其性格。而由於其不能忍受之

痛苦。惟此不能忍受之痛苦，乃吾人從其厲號中之所感者也。惟藉此厲號，詩人乃使人感其痛苦。（原書英譯本第二十一至二

十三頁）

以上乃言前後襯托之效也。

因美術與詩歌之限制各異。故其狀美也亦異。美術所以狀『式樣之美』（Typical beauty）而詩歌則不足以事此。蓋

式樣之美。生於諸部分之諧和的效力。而諸部分可以同時入於一覽之中者也。是故此諸部分必須相邇平列。諸部分之相邇平列。為美術作品之特質。唯此乃能摹倣式樣之美。若夫詩人。因其僅能將物之構成各部分。繼續展示。為求美故。完全放棄式樣之美之描寫。彼知此諸部分。若在時間上一先一後排列之。不能產生其相邇平列時所生之效力。彼知各部分既逐一敘述後。縱迴顧全文。聚神一覽。終不能使吾人得和諧之影像。如此之口鼻眼共同所生之效力。非人類之想像所能表示。除非心求相似部分之相類組合於自然及美術中耳。（原書英譯本一三八至一三九頁）

若是詩人既不能狀形式之美。然則彼以何道狀美。曰其道有二。（一）曰美之效力。（二）曰以動的美。試舉粗淺之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美之效力也。「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嫵娜。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此動的美也。「……一朶芙蓉開過尙輕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此言美之效力也。「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此動的美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自然美之效力也。「

寒波澹起。白鳥悠悠下。」此動的美也。（拉奧空原書多舉希臘羅馬古詩爲例。茲代以中國詩歌。）古今詩歌狀美而成功者，皆由此二道。其不由此而爲部分之枚舉。未有不失敗者。「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以視「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一拙一巧。其相去豈不若霄壤哉。放棄「式樣之美」之原則。實拉奧空一書中最重要貢獻。蓋雷興實發現一文學上之「死胡同」。歷來文學家。許多闖入而不知出也。又不惟發現此死路。而且指示出路也。

以上述拉奧空書中之要點竟。此書原爲未完之作。乃雷興所預定全書中三部分之一。其第三部分所擬之內容。乃論音樂及跳舞者。今竟未得聞其說矣。更有一點當注意者。雷興言詩歌之對象在動作。而於情感全不措意。彼以爲藝術之目的在模倣理想的自然。彼之藝術論。實不出亞里士多德之窠臼。彼乃推翻「僞古典主義」而返於「真古典主義」者也。僞古典主義之混亂藝術型類。雷興廓而清之。其後復有浪漫主義之混亂藝術的型類。於是白璧德教授之「新拉奧空」一書出。以在題外。須俟另爲文詳之。

文苑

原书空白

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二集

楊葆昌譯

Lord Byron's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III)

按英人擺倫 Lord Byron (1788—1824) 一譯拜倫。又譯斐倫。其像見本誌第九期及本期插畫。之詩。吾國人知之最早。其 Don Juan 第三曲中之哀希

臘歌 The Isles of Greece 有蘇曼殊馬君武胡適三君譯本。而梁任公於所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早已譯其數首為曲體。

顧皆嘗鼎一臠。而於擺倫之長篇巨製。則未有完全譯之者。今楊葆昌君乃將擺倫之 Childe Harold 之第三集 (Canto III)

全行譯出。凡一百一十八首。又附歌四章。共九千八百四十字。以吾人所見。譯西詩者。零碎篇章居多。其較長較鉅而有系統者。當

推郭沫若君雪萊詩譯集及魯拜集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再則李思純君之仙河集 載登本誌第七期。惜無單行本。。係譯法

國古今著名之詩。凡六十四篇。三百七十八首。以時代為序。每詩人各繫短評。每篇又綴小序。今楊君如能將 Childe Harold 之

第一第二第四集悉行譯出。則誠可為繙譯界之巨大工作矣。

又按擺倫此篇實即自叙。王孫哈魯 (Childe Harold) 乃其託名。第一第二集。敍一八零九至一八一一年擺倫由英國航海至

葡萄牙西班牙。再乘舟東行入地中海。遊希臘及土耳其各地。歸國後詩名大顯。迨一八一六年春與其妻密爾般氏離婚。 結婚甫一

年。生一女。復為怨家所中。攻訐者紛起。擺倫痛憤之餘。乃於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長別祖國。渡英倫海峽。遊比利時。弔滑

鐵盧戰場 滑鐵盧之戰。在一八一五年六月。。由是溯萊因河而上。入德國境。抵瑞士。留居日內瓦湖上風景最佳之地。以上遊程歷時約二月。即

茲譯之第三集所敘者是也。其第四集乃擺倫於一八一六年十月至意大利。寓居威尼斯後。於一八一七年春。費時一月有半。遍訪意大利諸名城。憑弔古蹟之作。四集之中。以第三第四兩集爲最佳。至關於擺倫之身世性情及其詩之短長得失。茲以篇幅所限。不能具述云。本誌第五十九期西征雜詩所摹仿者。即今所譯者也。 編者識。

丹頓裴倫是我師

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絃休爲佳人絕

孤憤酸情欲語誰

右錄蘇曼殊本事詩之一 按丹頓即但丁 Dante。裴倫即擺倫 Byron。

弁言

嗚呼。造化忌才。文章憎命。豈其然耶。如其不然。則古今來之曠世天才。遭際何多不幸。如其然也。則造化忌才。適以成才。命途坎坷。文愈不朽。是又何說。英之擺倫爵士。綺年玉貌。早擅詩名。于位于名。其遭際可謂隆矣。乃疾俗如仇。獨存高見。終至外不見容於國人。內不見諒於妻孥。筮占脫輓。伉儷離異。初生愛女。判歸其婦。懷恨出遊。渡英倫海峽而東。出比法之間。沿萊因河南下。經瑞士。抵意國境。歷時二月。成紀遊詩第三集。得百二十有二首。託名曰王孫哈魯氏。蓋歐陸爲擺倫舊遊地。先有紀遊詩二集。亦曾託此名也。然各集自成首尾。此集卽由離國時起。以其女始。以其女終。天性之愛。盎然初非不近人情之狂士可擬。一登歐陸。擺倫卽訪滑鐵盧戰場。時距法皇拿破崙之敗甫周一歲。惋惜咏嘆。獨不以成敗論英雄。惟

天才始識天才。茲信然矣。且擺倫之詩。不僅撫今傷昔。留連風景而已也。其論古人。無殊自況。卽繪山川。亦均自剖。憤舉世之皆濁。愛天然之近我。益以鴻才。寫入詩歌。典麗磅礴。不言可喻。南竄增杜陵之沈鬱。北遷成子山之蕭瑟。此詩入人至深。卽是理也。惟憤世之感。僕具同心。每一展讀茲篇。恆悽惻不能自己。爰爲譯出。以供同好。固知不克盡原文之美於萬一。然原文之意。約略可見一般。譯時之望。僅止於此。嗟乎。人性本惡。流俗堪憎。苟不合汗。傲僻見責。擺倫岸然無畏。發爲文章。不過自抒孤憤已耳。後人之憑弔欣賞。豈其望哉。

民國十八年五月 譯者識

凡例

(一)能讀原文者。當以讀原文爲佳。既曰譯本。自係爲不能讀原文者著想。故首重意譯。惟可用原文文字面之意義與原文文字句之次序時。仍力圖按照原文。

(二)既重意譯。則有不譯者三。

(1)人名不譯。以註釋之。如第一首第一句娟娟吾小女。下註明指其小女阿達 Ada。又如第二十三首第二句跌坐有將軍。下註明指次日戰死之英將布龍斯威 Duke of Brunswick。

(2)地名不譯。亦以註釋之。如第十八首第二句白骨奮戰場。下註明指滑鐵盧 Waterloo。又如第

四十六首第七句長河兩岸觀下註明河指萊茵河 Rhine。

(3) 用典不譯亦以註釋之。如第二十首末二句如古壯士劍拔向暴君家下註明用雅典哈莫丟

Harmodius 拔劍欲誅暴君西畢亞 Hippias 竟殺其弟事。又如第六十七首第四句一地應關

心下註明指茂拉 Morat 一四七六年卜甘地公 Duke of Burgundy 以兵侵瑞士為瑞士人大敗於此。

(一) 原詩有抒己見者。有論古人者。有述風景者。均按次序分別段落。以清眉目而便讀者。段落分法。一依吳宓先生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教授清華學校留美預備部高三級英文讀本時所編印之(英文)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集易解。

(二) 原詩每首九行。茲譯為每首八韻。惟第五十六至五十九凡四首。係寄人之作。每首十行。茲譯為每首十韻。

(一) 擺倫之詩。式古神新。茲譯為五古。而造句則力求淺顯。以符此點。

(二) 擺倫爵士 Lord Byron 今通譯作拜倫。(從曼殊大師)而曼殊大師則又譯作裴倫。今以擺倫之譯名最早。故用之。

【一】娟娟吾小女。指其小女阿達兒。果似娘容否。吾家獨爾生。吾愛獨爾厚。前遭別爾時。含笑雙瞳黝。此別異昔。

別期望。不復有歸夢。倏驚覺。波濤撼前後。天風揚嘯聲。去去茲。走出走。知何適。時光不我守。入目錯悲歡。故土一回首。

【二】重來復重來。浮海又一回。下視波與瀾。奔騰似龍媒。龍媒喜得主。我喜聽轟厖。去途任何指。波濤但速催。急風攔布帆。力竭顛船桅。帆裂桅如草。直進不遲徊。身已作孤蓬。辭根海面來。滾濤任相送。狂飈任相推。

【三】當昔少壯日。浩汗有高歌。謂會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一第二集中懷自悒鬱。舉世杳相和。遊興今重提。舊事作先河。橐筆走天涯。奔風挾雲過。回首舊吟咏。思痕深未磨。痛哭今縱乾。遺跡亦蹉跎。難堪跋涉遲。羈旅年光多。餘生擬絕漠。無處覓青莎。

【四】少時多情感。愁苦間欣歡。琴絃有斷時。吾心或易觀。心琴苟不諧。舊調欲彈難。此調固無聊。守之。不願拌私憂。與私樂。累滯不得安。爲有此調。存俗夢。減辛酸。前後復左右。使我胸襟寬。在我自足愉。與人任無干。

【五】居之令人老。斯世本愁城。不因增歲月。多爲瞭人情。人情經歷飽。無事足心驚。愛憎名利慾。塵世所充盈。一朝值靜定。空教作利兵。超思尋靈境。因由易講明。靈境原寂寥。虛念恣遊行。還存舊想像。已敵未新更。

【六】努力向著述。奇境自能關。中存物外我。此我較顯赫。顯赫一何濃。冥想立風格。卽如現時我。虛想尙有獲。我身果何值。能思貴有魄。我行遍天下。與之同行役。神源皆混合。彪炳無形跡。情感已成灰。亦與同安宅。

【七】會當範我思。我思何太狂。積累迄今朝。悠久而悽愴。回味入心靈。激蕩如沸湯。奇想皆烈性。旋轉海波揚。少不習養性。資質因以傷。遂成千古恨。差幸有更張。含恨縱難磨。餘力尙足當。低頭不怨命。苦果自甘嘗。

【八】放言已太多。卽此便當止。終藏如秘符。緘鈴初上紙。遊子久別名。今朝重提起。指前時所託之名王孫哈魯之胸滿不醫創。更難識悲喜。流光易萬物。人亦居其裏。神形同變遷。不獨增年齒。雄心消失盡。四肢筋骨弛。閃爍欲盈杯。浮生亦綠蠹。

【九】綠蠹盡一飲。狂歡盡一朝。餘瀝試尋味。酸辛苦無聊。重把清源挹。斟來滿飲瓢。結姻託名門。悠久竟虛徼。指麥密爾般氏 Arabila Milbanke 事纏身仍鎖索。骨肉永爲銷。無形復無聲。逼人日悴憔。創痛固無言。斷喪形容凋。任爾何所適。無處不相要。

【十】安詳謂可恃。人海又投身。平安足自保。不搖定後神。心意莫能傷。藏固匣中珍。無樂亦無苦。潛伏欲求伸。一粟入滄海。誰復識隱淪。人羣搜羅遍。適宜計或臻。有如適異域。耳目爲一新。造化鬼神功。奇偉莫

與倫。

【十一】坐對名花發。孰不思探佩。何況美人頤。光澤停勻態。凝睇欲魂銷。孰覺童心退。浮雲四捲開。明星出。黶黶對之孰不歡。盛名揚宇內。人海再投身。旋轉隨波載。追歡逐良時。爲樂忘旦昧。非復少時豪。別有良圖在。

【十二】爲時初不久。生涯已自知。欲與人羣合。最是不相宜。衆人有似處。獨醒見參差。性靈雖自掣。縱意當少時。降志從他人。生平未習爲。意氣有所抗。分寸不能移。縱教居窮蹙。孤標仍護持。生意自尋得。人世可相遺。

【十三】何處得良侶。山嶺起峻嶒。何處是家園。滄海浪奔騰。氣清天朗地。才情遊有憑。荒野蒼茫拓。叢林幽靜凝。陰森山洞古。散碎浪花崩。盡皆成莫逆。天籟互聲騰。常思屏文字。文章大塊稱。清瑩超世俗。日映湖光澄。

【十四】如彼星象士。列宿常凝望。朗耀思天人。棲居於其上。紅塵世俗人。疵瑕無數量。對星冥想時。一切齊相忘。能保此神遊。自當無惆悵。奈有血肉軀。將致靈輝喪。更恨此身存。星辰難飛向。碧落本非遙。趨之多阻障。

【十五】居處人羣中。不然成死物。憔悴無休息。疲瘁轉彊屈。矢志擬野鷗。羽翼遭翦拂。爲家獨蒼穹。恢宏

遠莫迄。烈性一朝還。努力難抑誦。奮如籠中禽。籠頂恣擊掘。胸喙當堅金。毛染血色黷。心神不得舒。肝腸如火熨。

【十六】居然自放逐。重作汗漫遊。毫無希冀存。轉減心中憂。此生已虛度。餘年萬事休。深知期望絕。翻將笑貌酬。舟子踏破船。死外更何求。且自作狂歡。豪飲向船頭。一笑雖云狂。可以散千愁。樂氣果激揚。放縱更不收。

右第一至第十六首爲第一段。乃全詩之引論。

第一至第二凡二首。係向英國道別。航越英倫海峽。

第三至第七凡五首。言曾著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一第二集。以舒少時憂憤。

第八至第十六凡九首。言遠遊歸來。立志重入社會。聲名戀愛享樂。極一時之盛。惟爲時不久。復感難安。並遭人棄。遂再出遊。

【十七】莫更動遐思。今履王國土。震地驚天業。長此埋終古。此地應表彰。何無雕像樹。或者紀豐功。京觀巍然覩。無像亦無碑。論評任相估。疆場仍似昔。舍是姑不數。可憐血肉軀。徒作草木脯。空前爭王戰。斯世終何補。

【十八】獨立蒼茫處。白骨舊戰場。指滑鐵盧 Waterloo陰沈惟死色。國威指法竟此亡。權力與英名。霎時去渺茫。霸王九霄鷹。高極不再揚。指拿破崙攫拿大地裂。爪上血淋浪。列國縱橫合。箭來果中傷。功業終何用。囚居困鎖

縑身敗。連環斷。天下失一匡。

【十九】償報已云宜。法可受勒羈。但試觀人世。是否免拘縻。列國合兵力。詎爲一人施。或者同敵愾。專制得互師。爲奴當今世。安能無異辭。今既欲迎狼。何須早拒獅。婢膝奴顏態。尊王舊禮儀。如果不甘此。茲戰緩稱奇。

【二十】難舉戰後益。休向降王誇。熱淚被雙頰。遺痕空莫遮。歐陸一果園。夙遭蹂躪加。不待逢殘暴。早絕自由花。死亡幽囚懼。忍受送年華。一聲初震破。揭竿萬衆譁。指法國大革命白刃向獨夫。光耀最無瑕。如古壯士劍。拔向暴君家。用雅典哈莫手 Harmodius 拔劍欲誅暴君西畢亞 Hippias 竟殺其弟事

【二十一】比都開盛宴。良宵笑語繁。指滑鐵盧戰前一夕比京雷其猛公會颯爽來英雄。佳麗聚名媛。歡悰眞震蕩。華燭照溫存。抑揚沈酣處。樂韻久騰騫。溫柔一凝睇。恩愛宛能言。歡愉孰可擬。鐘韻慶新婚。倏然呼側耳。諦聽止喧喧。一聲動地來。愴惻如送魂。

【二十二】聞否齊相問。還道是風聲。或謂街頭車。石上起喧轟。且教休停舞。爲樂莫相驚。追歡當年少。良宵易向明。震地聲重起。沉重聽砰訇。隆隆多反復。回響雲中縈。漸近尤清越。彌覺死意盈。備戰速備戰。的、是、礮、初、鳴。

【二十三】華堂窗牖下。跌坐有將軍。指次日戰死之英將布龍斯威克 Duke of Brunswick異聲獨早覺。盛宴正紛紜。恰爲將臨命。死兆

耳先聞。已識鋒鏑近。餘衆尙歡欣。碎旬夙所稔。遠近更能分。父原疆場死。靈輻染血紋。雪恨惟喋血。仇讐意最勤。奮身先士卒。一死更何云。

【二十四】一時多倉卒。紛紜亂去來。盈目凝珠淚。驚心對慘災。窈窕初蒙譽。輕紅頓泛顛。詎知在俄頃。黯淡若死灰。別離何急急。年少魂欲摧。歎息難成聲。欲歎能幾回。知心雙眸子。後會誰能猜。況當良夜盡。悽愴曙色開。

【二十五】備戰何倉皇。兵馬紛紛集。車輛走磷磷。奔馳風雨急。急驅歸部伍。各按行列入。礮聲殷如雷。聲相承襲。鏗鏘近處聲。桴鼓勤供給。士卒齊喚起。晨星乍熠熠。市民聚紛紛。驚甚舌如繫。唇白耳語輕。敵兵已相及。

【二十六】蒼莽聲高起。入隊島民呼。英軍中有蘇格蘭喀美朗 Cameron 族之子弟兵。戰時有入隊歌 Lochiel。昔與撒克遜即英人戰。其領袖爲喀美朗伊文將軍 Evan Cameron。其後人唐那 Donald還歌戰時曲。名滿故山隅。何堪當午夜。慄慄調遠轍。慄悍深徹耳。山笛助回紆。回紆

亦著雄名。嗣後蘇格蘭人臨陣戰歌其戰曲。壯氣足。山岷膽正粗。豪情憶往事。歷歷情不殊。英雄留令名。千載仰規模。況是同宗人。入耳動心無。【二十七】古木搖綠葉。軍行出其下。晶瑩朝露濕。宛若淚珠瀉。無情若有情。悽惻情非寡。壯士去不還。傷哉何爲者。不及俟。今夕身當膏原野。足下草重生。墳頭青盈。奮迅前赴敵。壯志高難捨。烈烈聚雄師。一朝作碎瓦。

【二十八】昨日昂藏軀。生氣饒蓬勃。昨夕錦繡團。顧盼歡未歇。中宵來戰訊。倏爾礮聲發。平明整軍實。日中陳士卒。陣容肅堂皇。陣雲暗馳突。雲開不見地。惟有人肉骨。肉骨厚成堆。復教塵土沒。人畜雜恩仇。浴血共一窟。

【二十九】不朽歌英烈。另有佳章在。彪炳羣雄中。茲獨一人採。指英將何峨 Earl of Howart半緣姻婭情。關切自當倍。半緣其父前。早日曾開罪。半緣實詩篇。英名增光彩。慘酷彈雨集。行列人多殆。勇絕當其衝。戰酣初欲息。捐軀值英年。惟君獨歲鬼。

【三十】痛淚爲君流。衷腸爲君摧。我悲何足數。人早爲君哀。今臨君死處。樹下漫徘徊。綠樹搖生意。君永委劫灰。環顧四野。崗重舒。錦繡堆。陽春一日至。欣意見鴻裁。羣鳥亦盡歡。鼓翼翮去來。還念戰歿人。春光不送回。

【三十一】還念戰歿人。由一而萬千。各各有似處。都致恨難填。親戚與故舊。耿耿心常牽。能教長相忘。功德應無邊。死真榮譽假。警人得保全。聲名縱足慰。瞬息難久延。激揚不可滅。懷想如相煎。盛名終何補。悲痛轉深纏。

【三十二】悲盡却成喜。喜後更生悲。未當搖落際。樹身已早衰。檣帆雖毀裂。船自向前馳。梁棟傾中堂。厚大朽去遲。風蝕堞堞盡。破牆立未欹。囚死柵木存。爲用在羈縻。風雨掩日色。朝暮仍推移。肺肝固摧折。餘

生還任之。

【三十三】明鏡碎裂時。分成千萬片。片片各相同。一形千影現。愈碎影愈多。厥形終不變。心境恰如斯。事過常留戀。生意已摧殘。寒寂無所眷。血性亦無餘。愁深翻忘倦。憔悴尙支持。須俟死當面。此痛本難言。外觀不可見。

【三十四】常知絕望中。翻有真生氣。酖毒致奮興。鮮根飼枯卉。苟當無路時。一死心轉慰。其奈命宜愁。結恨深無既。有如林檎果。死海所灌溉。用寓言中所載亞斯法蒂斯湖 Asphaltis 畔所生之林檎果。外觀甚麗。其中則納是灰燼。試將入口嘗。盡作酸辛味。歡愉比生平。長短堪較未。一年當一時。六十孰肯謂。

【三十五】頌聖古詩人。生年曾擬定。見舊約詩篇第九十首第十句。謂人壽以七十年為常例。多少試平章。為數恰相稱。戰至遂不容。擲命博一勝。戰史果足徵。命盡若有剩。言果為義戰而死。則雖殤亦壽。今乃不然。豈期萬口碑。代代傳無罄。但說列國兵。於此互聲應。是日我邦人。抽刀酣戰興。惟此可流傳。恰稱一夕聽。讀者可參閱本誌第十九期譯時布勒林之戰。與此意同。

右第十七至第三十五首為第二段詠滑鐵盧之戰。

第十七至第二十一凡四首。言臨滑鐵盧戰場。並論此戰之是非。拿破崙固戰敗見囚。而梅特涅所倡之神聖同盟亦成。仍行專制。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八凡八首。敘比都布魯舍拉 Brussels 戰前一夕之况。時為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雷其猛公爵夫

人 Duchess of Richmond 有跳舞會之設。又敘英兵出戰及戰時情形。

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一凡三首。爲戰戰歿此役之英將何哉 Earl of Howard

第三十二至第三十五凡四首。念及是役之結果。聊就現時之情況自慰。深慨法國革命之失敗。

【三十六】失勢第一人。亦自非元惡。指拿破崙。拿破崙像見本期挿畫。惟其眞精神。正反極綜錯。六合與纖芥。瞬息易結託。苟能執厥中。萬事加量度。天位或莫躋。得躋莫能掠。乃因敢作爲。倏忽逢起落。天子舊威儀。尙思重整作。一舉震大千。來與雷霆若。

【三十七】君作天下王。亦作天下囚。卽君無聲息。舉世懼未休。今惟披猖名。人人最爲周。思君果何物。名成笑柄留。臣屬冀寵幸。逢惡善自謀。致君增豪縱。聖神如可侔。無勢敢立異。俯首衆王侯。一時君所持。是處有相酬。

【三十八】高下姑不論。究與常人異。陳兵戰列強。挫折急引避。在昔得志時。侯王齊受制。辱身當今日。賤卒莫可冀。君能馭國家。毀建都如意。感情原細微。君翻失處置。自省遜知人。贖武忘相累。天命安有常。未識變遷易。

【三十九】浩氣任時堅。雖敗有餘榮。獨憑天縱資。智靜或豪情。使彼爲敵者。怨恨苦不平。還值衆忿合。逼處勢莫衡。坐待君退讓。嘲笑恣譏評。報之惟一晒。沈著見雙睛。養惡原由命。惡成運暗行。不愧天驕子。積難莫相傾。

【四十】較君得意秋。聰明應更進。須知好勝心。過能堅自信。慣有凌人習。表彰毫不吝。匪惟藐其人。其思亦見擯。知之本爲明顯之。爲不慎經營。賴衆力自啟。覆亡變天下。敵屣輕得失。無足詢。但蹈此轍時。傾覆恆相趁。

【四十一】君如崖上塔。傾立惟一身。雖敗猶堪支。以君氣凌人。民意如階梯。王考必遵循。民望如利兵。鋒銳莫與倫。開國古神武。功業易效顰。用亞歷山大帝事既未能高蹈。塵埃視紫宸。奈何學昔哲。玩世傲難親。天下不相容。欲征苦無垠。言爲君者不宜傲世。如希臘哲人戴維吉尼氏 Diogenes 之流。

【四十二】熱血盈胸臆。寧靜安能處。衷懷不得安。以斯常苦汝。精魂惡拘束。狹隘輒生阻。動蕩無休息。薰灼如猛炬。無厭非分求。早已超常序。一燎永難滅。奮迅圖壯舉。惟覺閒成疲。激昂中腸貯。傷哉同此人。今古皆失所。

【四十三】卽此無寧心。反覆令人狂。狂人更導狂。滋漫永無央。或王而或霸。立教又立章。更有詭辯士。舌劍與唇槍。騷人經世才。何者不遑遑。神源深震蕩。愚衆自亦盲。人羨何足羨。痛楚不堪量。借令悉其一足。稱警世方。

【四十四】吐氣釀禍亂。厥生擬暴風。乘風驟高翔。卒墮塵埃中。奈何雄稟賦。常求競進功。艱危歷盡時。日暮怨途窮。安樂成真苦。抱恨鬱鬱終。搖如將盡焰。膏涸不得充。棄如不用劍。剝蝕非外攻。屈辱不得志。光

輝鏞爲蒙。

【四十五】伊誰陟高山。山頭一縱視。將見最高峯。多裹雲雪裏。伊誰出其類。勝算人莫企。俯觀在下人。必識恨所指。上縱耀紅日。高照榮光美。下縱控海陸。延廓周八鄙。冰岩奈相圍。禦颶孤無恃。一切造極功。有酬皆如此。

右第三十六至第四十五首爲第三段詠拿破崙。

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凡三首。言拿破崙之矛盾天性。

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一凡三首。言拿破崙之傲世凌人。

第四十二至第四十五凡四首。言天才恒有不能寧息之苦與孤殺之感。

【四十六】感慨休再生。且觀真智叢。智叢所從來。自創非外受。或屬造化力。涵煦育萬有。長河兩岸觀。菜指

因河更能出誰手。凝眸壯神功。衆美各相偶。果樹間麥田。溪壑與林阜。無主舊官壘。欲傾還自負。古牆覆

綠葉。荒址常留守。

【四十七】古壘羣屹立。屹立似壯圖。縱令消磨去。不爲流俗紆。壘荒無居人。惟墮風窺竅。時或向煙雲。黯淡互傾輸。當昔全盛日。雄踞何麗都。上有旌旗揚。下視陣行趨。戰者浴血死。守者片絲無。擊突不再臨。雉

堞自荒蕪。

【四十八】堞下牆垣中。昔雄曾此住。擁兵稱強時。奢縱亦首務。盜首自矜誇。橫行各負固。不滅大英豪。權位稍久護。賊盜擬帝王。竊國亦所慕。猛勇同精神。殷勤同志趣。惟少受賂史。爲筆稱尊句。據地稱遼闊。輝煌得表墓。

【四十九】割據區域內。一姓範封疆。偉業知多少。無紀任消亡。盾面錄情愛。彪炳繪紋章。

中古戰士。恆於盾上繪其所飲

崇之婦人之徽誌。

鈎心成表記。情鍾氣更揚。惟茲兒女情。柔盡鐵肝腸。忿起仍激烈。爭毀輒相將。易主若干塔。女禍得其償。長河殘址下。血污流湯湯。

【五十】惟爾一河水。歡騰復浩瀚。波瀾盡蒙福。長流依翠岸。岸上多佳境。亘古無更換。若得保其真。不受人牽絆。河面常澄清。玷污少戰亂。美滿爾流域。可同天上看。或如相忘河。冥中有河曰Lethé。飲之令人忘一切往事。令我憂愁散。爾今竟未能。何缺殊難按。

【五十一】兩岸經千載。戰譽半消亡。殺人屍高積。起伏若干行。墳墓尙不保。人物安可詳。舊日碧血痕。隨潮一洗光。遺跡毫無存。河面澄蒼蒼。白日相輝映。閃爍生光芒。舊夢多悽惻。榮迴神已傷。去浪淘萬物。對此失其長。

右第四十六至第五十一首爲第四段詠萊因河岸上之故壘。

第四十六至第四十九凡四首。言航行萊因河中。見岸上故壘。

第五十至第五十一凡二首言萊因河萬古常潔

【五十二】忖論只如斯。行行更前邁。中心非無覺。萬物堪同快。此處谷中禽。歡歌先時屆。興鳥亦興人。長遊不覺懈。縱云鎖眉頭。辛酸愁紋挂。靜肅但不苛。得超熱情界。所幸顏色間。樂意存纖芥。值此景物佳。愁容亦潛殺。

【五十三】舉世縱相遺。恩愛非全絕。一任多情日。死灰難再熱。笑貌如見投。忍報以決裂。仁愛果相加。感戴必無缺。雖云憤世心。人事齊翦截。追思覺溫柔。信任覺親切。相憐有一人。寸衷深爲折。指吳母姊李夫人 Mrs. Augusta Leigh 正當易感日。襟懷所託結。

【五十四】恩愛今能識。因由未可知。識愛有如此。似屬性情奇。可憐依人態。嬌艷喜嬰兒。撫育初着手。還當最早時。凌厲厭世人。一變竟若斯。何以使其然。知之復何爲。如茲雖癡寂。殘愛微能滋。萬念都灰盡。不滅僅此遺。

【五十五】前章曾道及。相憐尙有人。柔懷深結託。貞定更無倫。雖云手足情。還超伉儷親。詎容含虛僞。爲愛潔以純。屹立未可分。空勞毒謗頻。豈同凡巾幗。令譽畏沉淪。其妻會誣擄倫與姊相狎愛而姊不爲此懼而遂與擄倫絕仍相親如故 愈堅不易。永如新。爲將問候意。遠自異域陳。以下四章爲擄倫寄姊之歌 臨危且

(1) 嶙峋起巉巖。居巔古壘壯。指龍巖 D17 Gohlis 故壘 俯瞰臨長河。蜿蜒而澹蕩。河身擁衆流。浩淼波瀾漲。夾河

兩岸間。葡萄多茂暢。山麓饒林木。萬樹花齊放。沃野稻粱肥。復能產佳釀。城市苑星羅。巍峩臨其上。城垣沿野白。輝煌入遠望。一景廓然開。遊日心神曠。若得與君同。爲歡當倍量。

(2) 多少農家女。眸子凝深碧。捧來早時花。雙手可憐惜。仙境此何殊。含笑恣遊適。上視高塔衆。封建有遺跡。蒼蒼古牆垣。聳出綠葉隙。懸懸欲下垂。巖上多危石。堂皇舊拱廊。經蝕留氣魄。下視谿谷間。釀酒盛園宅。岸頭惟少君。完善終離隔。安得君來此。携手共悅懌。

(3) 寄君百合花。原是人相遺。固知在俄頃。難保綽約姿。不及入君手。顏色已早萎。願君一思量。不致因此辭。況曾經我手。親切善護持。爲將入君目。護惜敢憚施。或能引君魂。晤我魂於茲。當君見此花。憔悴各低垂。但應念此花。採自長河涓。掬誠向君心。獻納作禮儀。

(4) 浩瀚長河流。奔騰白浪翻。風物極佳麗。此地可銷魂。曲折千百轉。河勢見蜿蜒。轉轉開新景。景異前番。爲樂期居此。終世免勞煩。胸襟雖壯闊。暫可寄籠樊。佳地難再得。人間獨此存。造化所愛惜。在我更何言。若得君來此。同賞境物繁。長河兩岸間。增美不須論。

右第五十二至第五十九首附歌四章。爲第五段。敘其異母姊。卽適李氏之奧古士都。(Mrs. Augusta Leigh)

第五十二至第五十五凡四首。述其異母姊(李夫人)極相愛。不因毒謗而疎。

第五十五首之後。附歌四章。係寄李夫人之作。成於龍巖 Drachfels 故壘左近。

【五十六】地勢惟高趨。綠坡迤城側。

指科布倫次城 Coblenz

其上冠方碑。短小無雕飾。其下英雄骨。成灰此藏匿。法將

馬藏 Marceau 與何照 Hoche 同葬此。

英雄泛相稱。寇讐還相識。有將獨堪敬。

指馬肅

早喪無慚德。臨穴痛淚迸。士卒多率直。悲

傷復艷羨。運命誠難測。苦戰復國權。捐軀終爲國。

【五十七】簡短英年業。赫赫著武功。無分恩與仇。悲悼兩相同。

馬肅戰歿於一七九六年。時年二十七。殯日。敵兵亦來送葬。今來異地客。

徘徊仰高風。英靈還禱祝。朗耀安其終。竭誠護自由。側名少數中。未曾越範圍。得志轉相攻。

未曾爲自由之敵。服役得

勢後亦未摧殘自由。

心神原皎潔。謹守能無窮。因之天下人。披淚弔英雄。

【五十八】要塞今當前。

指伊倫布萊斯坦 Ehrenbreitstein。爲歐洲著名要塞。一八一〇年。Janville 和成後。法人炸毀之。

牆垣都破碎。毀去如撼山。劫火遺痕

黛。巍峩拔地起。示人舊時態。槍彈果叢集。觸壁咸躍退。殘敵逃平原。一塔威仍在。

一七九九年。守者因乏食而降。法軍。戰時

所難摧。和成却易廢。屋頂裸不驕。夏雨恣澆漑。試更憶當年。彈雨常能耐。

布第五十六至第五十八首爲第六段。詠馬肅及伊倫布萊斯坦要塞。

第五十六至第五十八凡三首。言講法將馬肅墓於科布倫次城左近。並詠爲法軍所毀之伊倫布萊斯坦要塞。

【五十九】長河何壯麗。

指萊茵河 Rhine

臨別爲留語。異客歡已長。徘徊不忍去。携手同心結。此景堪容與。孤士騁

冥思。亦合棲隱處。蒼鷹息攬拿。罪懷羞可恕。能此見天真。歡愁都不著。壯闊非粗豪。莊嚴仍逸豫。勝地常

得天。如歲得秋助。

【六十】向爾重言別。別語徒虛道。誰能真捨去。如斯風景好。一朝入心目。佳色即永保。長河原可人。詎肯離別早。掉頭不戀時。含感深頌禱。奇境或再逢。光輝尤浩浩。若論具衆美。極峯難再造。壯麗兼優柔。況復榮名老。此首詞意未完。與次首連接。

【六十一】花開只等閒。繁盛兆豐收。燦燦城垣白。滾滾長河流。淒惻巉巖暗。叢生草木稠。牆壁出其間。嗟

峨古式留。古式謂尖拱高頂之峨特式 Gothic。天工嗤人功。範石與塔侔。利用厚生資。贈享無不周。樂土有樂民。歡愉未解

愁。鄰國任興廢。歡躍白岸頭。

右第六十九至第六十一首為第七段與萊因河別。

第六十九至第六十一凡三首言離萊因河景而南。

【六十二】河景離愈遠。迎面起崇山。指亞爾伯斯山 Alps。造化闢宮闕。峯巒壁樣環。壁端輝白雪。高聳入雲間。寒冰

作堂奧。萬古杳難攀。雪崖積久成。崩墮震人寰。宏爽開精神。莊肅警愚頑。齊聚此諸峯。上欲奪天關。人羣

夙自炫。留後任安閑。

【六十三】層峯高無極。放膽欲登臨。在我陟山前。一地應關心。指茂拉 Morat。一四七六年白根 Rurgundy 公爵大舉伐瑞士。瑞士人以少勝衆。敗之於此。

戰場稱愛國。堂皇舉世欽。可為戮者哀。京觀尙堪尋。莫為勝者羞。紅向兩頰侵。霸主喪其師。積骨如高岑。

白根德公於此喪其師。士卒死者一萬五千人。積骨無人收。後竟任人拾取。離為器皿。不啻紀功坊。流傳直至今。黃泉傷曝骨。游魂有哀音。

【六十四】稱兵圖私利。相誇惟屠戮。用英普與法在滑鐵盧之戰。及羅鑿戰爲國家萬古高名。蓋波斯於馬拉

頓 Marathon 之戰。及瑞士人抗白根德公爵於茂拉之戰。得勝由真榮。無瑕盡悅服。心手兩光明。堂皇而和睦。軍原屬我民。寧受一人畜。

敗壞緣惡風。似此安可瀆。原自無君權。何致悲窮蹙。天授本人授。律語濫嚴肅。君權本民授之。而載在律中。則謂不可犯。

【六十五】國立傍孤牆。孑然一石柱。石柱係紀念亞文體克城 Avenhic- 聖孝女丁麗亞 Julia Alpina 者。剝蝕不勝愁。蒼蒼容色古。歷盡若干

年。遺跡獨未腐。屹如人化石。驚餘日久努。若有知覺存。此地巍然豎。凋朽莫能臨。奇蹟稱快觀。柱係後人

古物。然擱倫不知也。當時數豐功。都城同建樹。城已化作灰。四散歸屬土。亞文體克城爲羅馬赫維西亞。今則城毀柱留。

【六十六】嗚呼孝女名芬芳。而神聖。指亞玉華年不自惜。還天惟一命。存心盡至情。殆與天心並。慈父孤墳

頭斷腸。悲無竟。執法誓無私。那惜珠淚迸。父死我何生。判官獨公正。無成救父功。殉死見真性。女父爲該地名族巨

紳。紀元後六十九年。羅馬鎮將誣以謀叛而斬之。女涕泣營救不成。卒殉。草草留荒塋。父女同一葬。

【六十七】業乃常新業。名必不朽名。國家自興亡。獨留萬世榮。治人治於人。紛紛任死生。崇高擬山嶽。人

事兩莫京。莫京將永在。艱苦溯生平。有如遙嶺雪。一抹日中橫。嶺謂亞爾伯斯山脈中。之布爾克峰 Mount Bianco。千古邈無極。浩浩

吐光明。遠超塵世物。悠久見獨清。

右第六十二至第六十七首爲第八首詠瑞士山中所見。

第六十二首言遊見亞爾伯斯山。

第六十三至第六十四凡二首。詠茂拉 (Morat) 茂拉者一千四百七十六年瑞士人大敗白根德 (Burgundy) 公爵之地。

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凡三首。詠孝女柱。孝女姓亞爾平氏。名玉麗亞 (Julia Alpina) 爲亞波羅 (Apollo) 神廟尼。

【六十八】名湖亦相悅。指麗滿湖 Lake Lemnan 即瑞士日內瓦湖之古名。示我晶瑩面。山嶺與星辰。倒影鏡中見。靜態入澄泓。纖毫能畢現。高遠映淪漪。顏色敷藻絢。此地苦塵囂。對景空欣羨。行當處寂寥。舊思重鼓煽。不啻在當年。殷勤荷殊眷。未及合流俗。羈束已嘗徧。

【六十九】非關厭世情。皇皇求隱遯。辛勤共周旋。自慚吾力遜。怡然貴知足。返思東方寸。縱心入狂瀾。恐逐沸流溷。一濁永難清。晚矣空留恨。奮力脫纏縛。遷延傷委頓。以暴復易暴。棄德常報怨。爭競無休息。有誰堪稱健。

【七十】塵世一失足。遺恨成千古。神魂永憔悴。熱血充淚雨。黯淡瞻前途。茫茫如夜午。浮生苦無聊。不啻難逃數。誰作暗中行。所期均莫覩。舵工海上雄。港存路易取。須知尙有人。心身長失主。恰似隨潮舟。航航難依浦。

【七十一】遺世而獨立。豈不更爲佳。獨緣風物好。心情尙與諧。蔚藍一江水。指龍江 Rhone。此江自日內瓦湖流出而入地中海。奔騰萬弩排。有湖勤灌注。淵澄了無涯。哺育如慈母。嬌兒常在懷。兒嘯母亦醒。淚痕唇爲揩。何如無爭競。餘生任沉埋。遠勝入人羣。奔波命運乖。

【七十二】冥然合造化。此身非我有。息息能相通。高山亦良友。城市極喧囂。在我不堪受。縱觀天地間。了無一物醜。獨恨軀殼存。必與人爲偶。側身雖動物。逍遙神自走。蒼穹而山嶽。海浪騰如阜。或更星與辰。融洽實深厚。

【七十三】沈浸自然中。有生當如此。回顧向人寰。煩苦紛爭市。我爲罪孽深。見投愁城裏。默忍與暴行。兩皆非正揆。新翼羽毛豐。豪情終再起。翼新雖云弱。躍不自已奮。迅搏扶搖堅。強殊足恃。何慮世事酷。牽累無休止。

【七十四】惟茲意志存。終能得自由。將從胸臆中。去盡夙所讐。軀殼不足戀。羽化獨忘憂。地水與火風。各自歸其儔。浮生本應然。散與塵土侔。或有精神在。體物更能周。超思無形跡。勝地洗凡愁。悠久偶與共。卽今可得酬。

【七十五】山海與蒼穹。寧非一分我。同體復同神。轉謂無不可。相愛豈不深。純誠心自荷。以之較凡物。何者非卑瑣。狂瀾甘底柱。肯先流俗墮。苛刻少同情。浮沈習慵惰。有視只低頭。向日光。彈敢具磅礴。思朗耀如觀火。

右第六十八至第七十五首爲第九段。言行向麗滿湖。卽瑞士之日內瓦湖。

第六十八至第七十五凡八首。言行向麗滿湖。並自述憎人類而愛自然之天性。

【七十六】放論非吾旨。還來視眼前。但希慕古者。同此仰名賢。指盧梭 Rousseau 骨肉歸塵土。光輝曾耀天。誕生卽此地。今我得流連。雖云爲過客。空氣識清鮮。賢者初入世。心期應赫然。求取復求守。愚悃亦堪憐。却因求顯赫。一生長憂煎。此下數首言盧梭事。讀者可參閱本誌第十八期「聖伯甫評盧梭懺悔錄」篇首按語。

【七十七】豪縱多雄辯。艱苦自磨折。甘爲憂傷使。足掩情慾劣。更從愁恨中。絞出傲岸說。氣習首自開。轉以受机阻。惟善補綴方。忿怒不外泄。思行縱有差。潤色筆詭譎。恰似皎日光。入目最強烈。能速涕淚流。能令肝腸熱。

【七十八】情感探原本。盡都從愛來。有如一章木。遭逢電火災。烈燄長不息。風至更相催。火焚與愛焚。差別安在哉。戀戀意中人。原非當世才。亦非古佳麗。入夢費疑猜。理想成實物。冥索異境開。縱云違事理。滿卷燦新裁。

【七十九】借得書中主。書指盧梭所著說部「新愛羅斯傳」La Nouvelle Héloïse 傳寫意中人。豪爽清揚態。敷成萃一身。更將難忘事。書來

極聖神。指盧梭所著之「懺悔錄」Les Confessions 書中卷九所敘與伍德裕伯爵夫人Mme d'Houdetot事。盧梭每晨至園中。據夫人散步必由之路。以候夫人愛相遇而得一吻。蓋晨吻乃法人常禮。 朝朝情懷烈。

親口接芳唇。彼姝非有意。常禮不妨頻。愛火煽心靈。微吻乃其因。沈思餘太息。歡樂儻可臻。俗流滿所欲。未得與比倫。

【八十】平生一苦鬪。仇敵盡自尋。良朋自相遠。日多疑忌心。同情翻見迂。殘酷願自任。是非初不問。盛怒

卽相侵。果然成癡狂。因由何太深。太深原有故。難爲妙手擒。若非疾所苦。定緣愁莫禁。狂極似合理。形貌工摹臨。

【八十一】興至如天。召燦爛發爲文。恍若古神諭。天下爲紛紜。

古希臘勒非城 Delphi 有亞波羅神廟。廟中有地穴。時升氣如醇。有尼居其上。聞氣後。則所

言爲神諭。聽者遵焉。王國期盡滅。舉世擾如焚。先覺覺法民。寧非一樣勳。法民遭蹂躪。多年苦暴君。穀棘就纏鎖。低頭更何云。放論偕同輩。高呼舉國聞。慄慄危懼久。激起怒凌雲。

【八十二】立言如華表。不朽常可畏。舊日主見多。遺意其中彙。評論所闡發。宇宙同一氣。帷幕盡揭穿。敷陳無隱諱。凡百都掃除。玉石齊賤貴。舊說留殘基。再建力不費。同時暴君威。恢復若無旣。信知好大心。自來多沈毅。

【八十三】君威難任久。誰甘久任之。民力自知強。還更令人知。若非泛濫用。有用必無疵。力新難自範。嚴酷互報施。夙昔憐憫心。天性失仁慈。實緣積虐下。處暗已多時。不似蒼角鷹。白日療其飢。攫掠苟有誤。寧得謂爲奇。

【八十四】深創就愈後。安得不留痕。心傷痛最深。傷痊跡永存。誰與期望爭。爭敗更何論。無言雖忍靜。不、是、就、籠、樊。堅情潛待時。屏息暫停喧。時來償久待。無須覺喪魂。一至將再至。罰赦視讐恩。論赦猶堪緩。施罰快不煩。

右第七十六至第八十四首爲第十段詠盧梭。

第七十六至第七十七凡二首言盧梭之身世性情。

第七十八至第七十九凡二首言盧梭之慕美狂。

第八十至第八十二凡三首言盧梭爲法國大革命之倡導者。

第八十三至第八十四凡二首言法國大革命之結果終可樂觀。

【八十五】湖水見清澄。謂麗滿湖。即日內瓦湖。即塵世多騷亂。二者試相衡。靜境初識讚。警我求新觀。棄盡流俗絆。船

如天上乘。幽意洵堪玩。有如無聲翼。駕我出困難。夙愛海濤聲。今爲湖波換。切切手足音。微微相責喚。足手

指其姊李夫人。見前五十五首後附歌。我原懷苦歡。居然生詠歎。

【八十六】清幽憐夜色。湖畔與山邊。昏黑物猶辨。欲混現翻全。嵌崎暗中出。戴雪獨巖巔。指尤拉山。在湖之西岸。

芳息頻送至。行行近岸前。定知濱水地。初放百花鮮。柔槳輕擊水。入耳韻鏗然。更有草蟲聲。唧唧各斷連。

若爲添一曲。良夜祝綿綿。

【八十七】喧囂向良夕。應是爲歡人。浩歌得盡興。生意返天真。間或聞宿鳥。驚起響叢榛。微聲俄頃逝。幽

靜更無垠。恍若聞微語。山麓緩行巡。星光凝濃露。愛淚滴輕勻。潛唳初難已。浸潤助鴻鈞。自然有色澤。深

添美無倫。

【八十八】惟爾星與辰。璀璨爲天章。舉日試披閱。篇幅見輝煌。國運與人運。若可此中詳。志趣奇期偉。定數乃超常。與爾稱同類。得詳自無妨。爛漫容光美。神秘意義藏。令人生敬愛。遙遙自彼蒼。權名與幸命。取號故相當。

【八十九】天地非入夢。萬籟靜無聲。有如屏息時。增長最深情。有如不語時。幽思苦相縈。高瞻列羣宿。空際吐光明。沈沈欲睡去。湖山下界橫。天地靜無聲。一氣凝恢宏。萬象包羅盡。冥然共運行。造化護持意。無處不充盈。

【九十】俯仰寂寥境。倏生無限情。得免孤獨感。爲少俗人縈。澄清非自外。融會得真誠。有如樂精華。策源第一聲。和諧能永久。一聲爲表明。絢如女神帶。女神謂主美主愛之金星 Venus圍來衆美盈。威權孰過死。蓋世獨縱橫。果

然足爲害。相逢亦曳兵。

【九十一】伊古波斯人。設壇非無見。爲高因邱陵。極峯同入選。繚繞少牆垣。恰宜充寶殿。茲以格神明。尊崇識當面。龕座假人功。狹隘難稱便。試觀他族民。供神多有院。安能比自然。綜括天地徧。定處更不須。申禱得自擅。

【九十二】蒼穹突易色。一易允堪驚。風雨奔黑夜。馳騁恣縱橫。地軸能震撼。來勢愛恢宏。美人眸點漆。談閃生光明。一峯遞一峯。迅雷騰遠聲。不止雲一處。千壑作共鳴。遙山與近嶺。遙山指尤拉山。近嶺指亞爾伯斯山。都若喜氣

盈更從雲霧裏。呼應屢交并。

【九十二】雷雨喧。此夜此夜。最堪稱。豈爲人間世。安眠得所。憑願作風雷。去歡長力。可矜湖波。晃耀處。燐光海。浪升急。雨傾着地。勢猛欲飛騰。閃電瞬息過。景物黑轉增。峻嶺歡然震。羣山乃互摩。地裂如新逢。爲樂不自勝。

【九十四】劈路江流急。

江謂龍江。見第七十一首註。

直出兩山間。兩山如情侶。析離爲反顏。鴻溝分爾我。再合已良艱。寧使肝腸斷。親情總互慳。盛怒推原委。不塞愛潺潺。愛深恨乃極。愛盡難復還。只留淒苦日。生意痛全刪。心苦不可說。自訟少安閒。

【九十五】劈路江流急。果然能得路。雷雨極壯觀。亦此得展布。非特一陣臨。萬千同舉措。霹靂若互投。來往遙相付。閃爍生光芒。四擲急奔赴。閃電最强光。山間齊騁驚。似知荒廢力。成此夾壑固。中藏任何物。雷火摧無懼。

【九十六】大山與江湖。風雲夜雷電。移情復有情。一靈中鼓煽。卽就此諸端。守之能忘倦。遠引別時聲。送魂鐘獨殿。我身縱欲眠。我心常戀戀。但願詢雷雨。何處着殊眷。是否無定棲。如人心常顛。或竟如鷹鷂。高居終得擅。

【九十七】願得掬真誠。一吐我胸臆。願得彙我思。形之入翰墨。情感雜深淺。心靈與智識。來日所追尋。今

日。所。致。力。所。知。及。所。覺。所。忍。及。所。得。概。稱。曰。震。電。一。語。盡。其。極。惟。其。不。可。能。生。死。誰。相。憶。思。想。寂。無。聞。如。劍。鏃。中。匿。

【九十八】再起見晨熹潤澤多濃露清馥微颺揚明媚霞光布笑貌退層雲天擅擲揄趣不識塵世間埋骨有枯墓長空舒白日浮生無停駐仍依湖岸行澄波令人慕此境助沈思得免窮涸懼佳境果留人宜思不相誤。

右第八十五至第九十八首爲第十一段詠麗滿湖上夜景

第八十五至第八十八凡四首言夏夜泛舟湖上星朗天清

第八十九至第九十一凡三首詠自然靜中之美

第九十二至第九十七凡六首言天色倏變雷雨驟來

第九十八首言次日晨復又天朗氣清

【九十九】至愛發源地名字永芬芳指克樂倫斯 Clarendon 在麗滿湖畔此地爲盧梭生不所眷之華朗夫人 Memoire de Marquis de Marigny 誕生之處又爲盧梭所作小說「新愛羅絲傳」Le roman de Julie Heloise 書中玉

麗 Julie 所嫁之夫 Wolmar 之家所在蓋在事實與理想上均與盧梭有關而爲愛之所集也。情思新氣息因風漫散揚葱蘢多佳樹託根愛裏藏積雪冰川

頂皎潔愛色裝落霞時相映琢磨賴柔光巖石常不改愛蹟能表彰有誰遭世忌避地來此鄉殷望終成幻激越最神傷

【一百】至愛、何神聖。此地留芳蹤。惟愛靡涸絕。於此造極峯。階梯在何所。峻嶺萬千重。如神御寶座。萬象爛含容。不僅山頭見。不限洞林逢。卽彼繁花上。眸明氣息濃。氣息復溫柔。委宛力所鍾。午夜狂飈猛。與較尙平庸。

【百零一】萬物都屬愛。高影卽蒼松。急湍傾耳處。浩汗吼聲洪。斜岸青藤蘿。還舒導引功。岸下水相遇。亦若示尊崇。潺湲作微響。吻足禮至隆。長林蔭古木。立處與愛同。新葉多喜意。老幹蒼濛濛。獻來何所有。靜境紛喧中。

【百零二】紛喧蜂與鳥。愈添靜境幽。形復色。色。蟲豸舉難周。遠過文字切。頌愛自歌謳。鼓翼樂天真。矯健不知愁。清泉突地起。飛瀑掛空流。盤屈樹木枝。時時動不休。花蕊含美思。播速莫與儔。磅礴歸一氣。惟愛是因由。

【百零三】伊誰不識愛。來此必相知。會使心靈間。蓬勃生氣滋。伊誰識秘奧。領會更無涯。都因不滅愛。蘊藏卽在茲。世故僞人情。相逼令遠離。愛原有天性。不長卽將衰。難成無量福。消去少遲疑。綿綿亘千古。三光可追隨。

【百零四】昔賢擇此地。盧梭說部「新愛羅」斯傳「卽取境於此。」說部豈其因。擬彼幽居者。委宛盡情親。實緣識此境。獨稱想中人。或有早時愛。卜居曾問津。動人原都麗。描來極聖神。幽深復奇絕。聲色各清新。一抹碧流水。寬展見江

身。指龍江 干尋擁寶座。峻嶺仰嶙峋。指亞爾伯斯山。

右第九十九至第一百零四首爲第十二段詠克樂倫斯 Citerons

第九十九至第一百零四凡六首言至克樂倫斯蓋盧梭說部「新愛羅斯傳」La Nouvelle Heloise 所取作言情之地也。詳見第九

首十九
註

【百零五】瞻仰得名地爲是名人居。指各桑 Lausanne 及豐奈 Ferney 二地。洛桑爲英國史家吉朋 Gibbon 賢者與人同

但能少慵疏。却從艱險路。苦求萬世譽。鵠高志磅礴。大與巨靈如。層出多疑思。放膽一一攄。竟可干天怒。人羣直掃除。凡有相違者。攻訐更無餘。雷火敢相搏。蒼蒼其奈余。

【百零六】一賢如烈火。指福祿特爾。讀者可參觀本誌第十八期。變幻失端倪。期望頻更革。居然似幼兒。寸

心包羅廣。莊諧聖狂知。秘奧探玄理。兼通史與詩。一身備衆長。多變海神奇。海神謂普洛提 Proteus 瞬息千變。能現多形。恢恢游

刃材。談吐寄嘲嗤。恰若風有向。萬物偃相隨。時而撼天位。時而掃頑癡。

【百零七】一賢極沈着。指吉 努力在精思。苦讀頻年後。積成博大知。沈思與力學。摩厲乃以須。莊嚴聖神

教。揮斥笑談施。或羅馬帝國之亡。以耶穌教不能 諷刺稱妙手。文成震地維。仇敵深畏懼。羞極怒轉滋。束手乏良

策。地獄空相期。事原無左證。任得逞其辭。教會中人。受吉朋之攻訐者。但能以汝死後必入地獄相恐嚇而已。

【百零八】賢者骨已寒。何事更追求。謂實當其罪。一死已足酬。論斷非吾事。指斥更無由。真理待明宣。入

人無不周。若今長錮蔽深埋。土一邱。希望與疑懼。毀去並難留。生機一線存。重興不永休。必受責罰當。大蒙宥赦優。

右第百零五至百零八首爲第十三段。詠福祿特爾與吉朋。

第百零五至第百零八凡四首。言至洛桑與豐奈二處。並論述福祿特爾及吉朋之天性與生平。

【百零九】人功今不論。還來賞天工。舉目但四矚。身居奇境中。暫停紙上筆。不傳幻想豐。已覺揮灑久。綿延似無窮。陣雲頭上過。趨向雪山叢。指亞爾伯斯山會當穿嶺去。異境飽雙瞳。行向最高地。疊嶂起巖嵒。直逼蒼穹上。招得白雲蒙。

【百十】遙瞻意大利。精神燦古輝。覆亡幾不支。強暴敵國威。昔羅馬古昔爲迦太基所滅聖賢與英雄。卓立揚芳蹤。國運雖長衰。史乘增崔巍。興亡歷多少。此處是王畿。學術發源地。堪慰求知飢。有如泉源湧。一飲胃腸肥。亘古無窮盡。長流出翠微。

右第百零九至第百十首爲十四段。詠意大利。

第百零九至第百十凡二首。言遙瞻亞爾伯斯山外之意大利。並將往遊其地。

【百十一】舊論重提起。書來若許長。成功期盡善。先知不可望。回首昔年熊。自覺已更張。理想衡實事。處處皆參商。愁恨欲強忍。宜具鐵肝腸。一切愛與憎。憂樂情感強。熱誠與真意。慎向中心藏。爲此誠難事。深

諳自無妨。

【百十二】字句今不少。編纂入詩章。聊以遣時日。爲計諒無傷。景物頻渲染。煙雲過眼忙。收來歸筆底。暫作解愁方。豈尙如年少。虛名慕欲狂。世俗任憎喜。見慣已爲常。顯赫稱佳運。得失兩不妨。孤獨非今始。從他憶或忘。

【百十三】平生常嫉世。舉世亦相仇。塵氛多穢惡。阿諛深自羞。欽崇別有在。不隨衆低頭。笑靨拙難爲。虛聲恥同謳。縱在人羣中。無一合時流。軀體與人偕。精神獨寡儔。冥思恆自得。同氣最難求。帖然就軌範。心靈幸可收。

【百十四】平生常嫉世。舉世亦相仇。今來與世別。爾我勿相尤。所期有實事。能掩空言羞。吾生雖罕遇。信意未全休。仁慈彰德性。希冀可得酬。落井不投石。同情具真愁。偶逢一二事。表裏能相侔。善非名上見。樂非夢中求。

【百十五】開篇第一章。呼名吾愛女。浩歌欲終篇。呼名仍憶汝。見聞雖莫達。深愛應無侶。遙遙思來日。汝當能我許。我容汝見難。浮生不久佇。我詩汝得觀。或更汝情緒。我死思猶存。入汝心深處。汝父黃泉下。一言能相予。

【百十六】助爾意志舒。視爾蒙歡始。坐觀爾長成。品物識彼此。在爾萬事新。奇妙無終止。懷抱極經心。膝

頭輕置爾。一片親恩濃。柔頰唇微抵。卽此難再得。令我空延企。天性自審詳。吾生原如是。未知何以然。徒覺不自已。

【百十七】縱令人教爾。怨毒乃爾責。知爾愛我心。當不爲扞格。我名如凶讖。人不令爾獲。親斷情常在。詎因生死隔。知爾愛我心。終當無改革。爾母願爾身。除盡我血液。愚哉此希冀。難達竟何益。爾將仍愛我。繼繼心匪石。

【百十八】爾生值構怨。仍爲愛所鍾。鞠爾復育爾。齟齬正重重。爾父資與質。于爾又相逢。爾望增遠大。爾性更雍容。遙思海天隔。籃中睡正濃。我今休止處。巍峩起羣峯。願將祝福意。萬里遠追從。爾已非吾有一。歎。悵。前。蹤。

右第百十一至第百十八首爲第十五段乃全詩結論

第百十一至第百十四凡四首。自言不屈之誠與奇特之性。

第百十五至第百十八凡四首。致其幼女阿達。自申慈愛。並爲女祝福。